



宋元通鑒

百冊之廿五

元
世祖
成宗



世六

特 別
U8
3719
36



特
08
3719
36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元紀二

起癸未至乙酉凡三年

世祖二

至元二十年春正月己未立弘吉刺氏爲皇后時帝
春秋高后頗預朝政相臣常不得見帝輒因后以奏
事初弘吉刺之族從太祖起兵有功尋立其女爲后
遂與約曰弘吉刺氏生女世以爲后生男世尚公主
故元世諸后多其族焉 和禮霍孫言去冬中山府

通鑑卷一百三十 元紀世祖二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元紀
奸民薛寶住為匿名書來上妄效東方朔書欺罔朝廷希覬官賞敕誅之又言自今應訴事者必須實書其事赴省臺陳告其敢以匿名書告事重者處死輕者流遠方能發其事者給犯人妻子仍以鈔賞之又阿合馬專政時衙門太冗虛費俸祿宜依劉秉忠許衡所定併省為便皆從之設務農司敕諸事赴省臺訴之理決不平者許詣登聞鼓院擊鼓以聞 預備征日本軍糧令高麗國備二十萬石以阿塔海依舊為征東行中書省丞相 丙寅發五衛軍二萬人征日本發鈔三千錠糴糧于察罕腦兒以給軍匠 以

程鉅夫為翰林集賢學士同領會同館事

詔停燕

南河北山東租賦御史臺臣言燕南河北山東去歲旱災按察司已嘗閱視而中書不為奏免稅糧之在民者今何以堪詔令有司權停勿徵時刑部尚書崔或亦言自阿合馬進用貪吏河南北諸郡人不聊生江南既定中原之民相率南遷以避徭役者十八九數年之間亡失十五六萬餘戶去家就旅豈人之情賦重政繁驅之至此乞特降詔旨招集復業量免科役蠲除積欠給還事產郡縣長吏滿替以戶口增耗為黜陟其徒江南不還者與土著之人一例差徭庶

幾流亡自歸田野日闕詔下廷臣議行之河北流民
 渡河南就食者朝廷遣使止之按察副使程思廉曰
 河南河北者皆吾民也縱其渡河全活甚眾 二月
 庚寅太陰掩昴星夜太白犯昴 辛丑定軍選格立
 官吏贓罪法 壬寅太白犯昴乙巳太陰犯心 癸
 丑論中書省大事奏聞小事便宜行之毋致稽緩
 三月乙未歲星犯鍵閉庚申太陰犯井壬戌太陰犯
 鬼 丙寅帝如上都 乙巳歲星犯房癸酉歲星掩
 房 廣州新會縣民林桂芳趙良鈐等聚眾萬餘稱
 羅平國改元延康官軍擒斬之餘黨悉平 帝憤日

本襲殺島中軍復命高麗王王暉及阿塔海領征東
 行省左丞相率師往擊之詔各路拘集水手及造船
 五百餘艘民不勝厭苦中丞崔彥言江南相繼盜起
 皆緣募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
 江南四省應辦軍需宜量民力勿強以土產所無凡
 給物價及民者必以實召募水手當從所欲伺民之
 氣稍蘇我之力粗備三二年復東征未晚不從 夏
 四月巳亥太陰犯房壬寅太陰犯南斗 五月丙寅
 太陰掩心東星免江南稅糧三之二 甲戌罷採民
 間女子初有詔採民女入內有司夤緣爲害耶律鑄

請令大郡歲取三人小郡二人庶不大擾至是復因
崔或言罷之 六月己丑憎給官吏俸初詔定官吏
賊罪法自五十貫以上皆決杖除名不叙百貫以上
者死崔或言今百官月俸不能副贍養之資難責以
廉勤之操宜更議增庶官月俸所增俸鈔雖賦之於
民然官吏不貪民必受惠其有以貪抵罪又復何辭
遂詔內外官吏俸以十分爲差增給五分差五衛軍
修築行殿外垣丙申發軍修完大都城 辛亥詔四
川行省擊溪洞蠻平之思播以南施黔鼎澧辰沅之
界九溪十八洞蠻獠叛服不常詔四川行省討之叅

曲甲士口思
季忽蘭吉

政曲里吉思宣慰使季忽蘭吉等鑿山開道分兵並
進諸蠻伏險以拒然衆寡不敵多就擒戮其酋長率
衆來降詔分其地郡縣之 秋七月癸丑太白犯井

丙寅開雲南驛路

癸亥太陰犯南斗乙丑太白

犯井 丁卯罷淮南淘金司以其戶還民籍 庚午

熒惑犯司怪 丁丑命按察司照刷吐蕃宣慰司文

卷 八月丙午太白犯軒轅丁未歲星犯鈞鈴 九

月壬子太白犯軒轅少女戊午合刺帶等招降象山

縣海賊尤宗祖等九千六百餘人海道以寧 太陰

犯斗 辛未以歲登開諸路酒禁 壬申太陰犯井

合刺帶

癸酉熒惑犯鬼甲戌太陰犯鬼熒惑犯積尸氣太白犯左執法 冬十月壬辰帝由古北口路還大都

丙申太陰犯昴 庚子建寧路總管黃華聚眾十萬稱宋祥興年號破崇安浦城諸縣復攻建寧史弼等

引兵急擊之華敗走自焚餘黨悉潰 耶律鑄罷

壬寅立東阿至御河水陸驛以便遞運給甘州納疏

黃貧乏戶鈔 十一月戊寅太白歲星相犯命各省

印授時曆 諸王相答吾兒及右丞太卜等分道攻

緬拔江頭城令都元帥袁世安戍之遂遣使招諭緬

王不應建都太公城乃其巢穴遂水陸進軍拔之

運

相答吾兒

太卜

袁世安

十二月甲辰太陰掩熒惑 丙午罷雲南造賣金箔

規措所

二十一年春正月乙卯帝御大明殿羣臣上尊號時

議欲肆赦張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

故赦者不平之政也。聖明之世豈宜數赦上納之遂

止下輕刑之詔 丁卯建都王烏蒙金齒西南夷十

二部俱降初為緬所制欲降未能至是因緬城既拔

故皆來降 甲戌遣王積翁齋詔使日本取道慶元

航海帝以其俗尚佛命補陀僧如智同往舟人有不

願行者共謀殺積翁 丁丑雲南諸路按察司官陞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元世祖二

五

辭詔諭之曰卿至彼當宣明朕意勿求貨財。名成則貨財隨之。徇財則必失其名。而性命亦不可保矣。二月丁未命阿荅海發兵萬五千人。船二百艘。征占城。船不足。命江西省益之。戊申詔遷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于內地。時荆湖閩廣之間。兵興無寧歲。有言宋宗室居江南。欲反者。遣使捕之。宿衛士阿魯渾薩里曰。江南初下。民疑未附。宋宗室反。不聞郡縣言。而信一人浮言。捕擊之。恐人人自危矣。帝悟。召使者還。遂有是詔。三月丁巳。皇子北平王南木合。至自北邊。王以至元八年。建幕庭于和林北野里麻里之

地。留七年至。是始歸。丙寅。帝如上都。夏四月己

亥。涿州巨馬河決。衝突三十餘里。壬寅。忽都鐵木

兒征緬之師。為賊衝潰。詔發思播田楊二家軍助之。

五月戊午。敕中書省奏目及文冊。皆不許用畏吾

字。其宣命劄付。並用蒙古書。庚午。括天下私藏天

文圖讖。太乙雷公式。七曜曆。推背圖。苗太監曆。有私

習及收匿者。罪之。閏月丙戌。行御史臺。自揚州遷

于杭州。丙午。以侍衛親軍萬人。修大都城。六月

壬子。遣使分道。尋訪測驗。晷景日月。交食曆法。甲

寅。封皇子脫歡為鎮南王。駐鄂州。秋七月戊子。詔

師出無律

鎮南王脫歡征占城帝怒占城叛服不常詔脫歡與左丞李恒往會唆都兵進擊之復以安南通謀占城令軍行假道於其國且徵其糧餉以給軍 八月己酉御史臺臣言無藉之軍願從軍殺掠者初假之以張渡江兵威今各持弓矢以剽劫平民若不分隸各翼恐生他變詔遣之還家 辛亥占城國王乞回唆都軍願以土產歲修職貢 庚午帝還大都 九月甲申京師地震癸巳太白犯南斗 丙申以江南總攝楊璉真加發宋陵冢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 冬十月丁卯和禮霍孫請設科舉詔中書省議 戊

楊賊可泉

言利

辰立常平倉以五十萬石價鈔給之 十一月庚子太陰犯心辛丑和禮霍孫張雄飛等罷復以安童為右丞相盧世榮為右丞史樞為左丞撒的迷失廉希恕並參知政事初阿合馬專政世榮以賄進為江西摧茶運使以罪廢阿合馬死朝臣諱言利無以副上意者總制院使桑哥薦世榮才能富國召問稱旨令與中書廷辨所欲行右丞相和禮霍孫等皆以議不合罷去故安童復為右丞相世榮為右丞史樞等皆世榮所薦也初安童與北安王被海都拘之十年始得還有譖其嘗受海都官爵者帝怒斷事官石天麟

中書有權

石天麟

亦自海都部中還奏曰海都實宗親偶有違言非仇敵比安童不拒絕之所以釋其疑心導其臣順也帝怒方解雄飛剛直廉慎始終一節嘗召見便殿語之曰聞卿廉甚賜白金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既出又加賜黃金五十兩雄飛拜受封識藏于家及其罷政阿合馬之黨遂矯詔追奪之或有勸雄飛自辨者雄飛曰上以老臣廉故賜臣然臣未嘗敢輕用而封識以俟者正慮今日耳又可自辯乎尋起爲燕南河北道宣慰使卒 盧世榮既入中書即日奉詔理鈔法之弊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

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謂曰此錢取於右丞家邪將取之民邪取於右丞家則吾不知若取於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王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既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御史中丞崔彧亦極言世榮不可相帝大怒下彧吏欲致之法尋罷之 詔議立科舉法不果行至元初丞相史天澤學士承旨王鶚等屢請帝以科舉取士詔令中書議定程式未及施行至是和禮霍孫與留夢炎等復言天下習儒者少而由

此事易行
屢議中止
真戎習也

刀筆吏得官者多。帝曰：將若之何？對曰：惟貢舉取士為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陰陽醫術，皆令試舉。則用心為學矣。帝可其奏。會和禮霍孫罷事，遂止。十二月癸酉，命翰林集賢學士許國禎集諸路醫學教授，增修本草。脫歡軍次安南，安南王陳日烜言其國至占城水陸非便，遣兵分道拒守境上。宋太皇太后謝氏卒于燕。

用奸僧濁
亂天下萬

二十二年春正月庚辰，毀宋郊天臺。桑哥言楊璉真加云：會稽有泰寧寺，宋毀之以建寧宗等攢宮。錢唐有龍華寺，宋毀之以為南郊，皆勝地也。宜復為寺，以

為皇上東宮祈壽。時寧宗等攢宮已毀，建寺遂敕毀郊天臺，亦建寺。戊子，西川趙和尚自稱宋福王子，廣王以誑民謀作亂。真定民劉驢兒有三乳，自以為異謀，不執事。覺皆磔于市。乙未，盧世榮奏罷江南行御史臺，及改諸路按察司為提刑轉運司，兼理錢穀。未幾，御史臺臣言行臺不可輒罷，且按察司兼轉運，則糾彈之職廢。帝以為疑。安童曰：江南盜賊屢起，行臺鎮遏之功居多，不可罷。但與行省並治杭州，差覺僻遠，宜徙江州。據三省之間，從之。丙申，以合必赤合為中書平章政事。二月壬戌，太陰犯心，立規。

大奸

阿合馬復生

措所初盧世榮言天下歲課鈔九十萬餘以臣經畫之不取于民可增三百萬事未行而中外已非議臣議與臺院面議上前行之帝曰不必如此卿但言之

世榮又言自王文統後鈔法虛弊已久宜括銅鑄錢并製綾券與鈔參行泉杭二州宜立市舶轉運司給民錢令商販諸番官取其息七民取其三各路雖設常平倉名存實廢宜取權豪所擅鐵冶鑄器鬻之以其息儲粟平糶則可均物價而獲厚利民間酒課太輕宜官給鈔行古權酤法仍禁民私酤米一石取鈔十貫可得二十倍國家以兵得天下不籍糧餽惟資

羊馬官於上都隆興諸路買幣帛易羊馬選蒙古人牧之歲收其皮毛筋角酥酪之用以十之二與牧者而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皆善而行之至是請立規措所所司官吏以善賈為之帝曰此何職世榮曰規畫錢穀耳從之又言天下能規運錢穀者為阿合馬所用今悉以為汚濫黜之臣欲擇而用之懼有言臣私有罪者帝曰何必計此第用其可用者於是擢用甚眾

戊辰帝如上都復以完吉刺帶為中書左丞相

三月丙子立真定等路宣慰司兼都轉運司領課程事盧世榮請於真定濟南太原甘肅江西

陳天祥

江淮湖廣等處立宣慰司兼都轉運司以治課程仍嚴立條例禁諸司不得沮撓檢察以宣德王好禮並為浙西宣慰使帝曰宣德人多言其惡世榮言彼自陳能歲辦鈔七十餘萬錠是以用之夏四月庚戌監察御史陳天祥劾中書右丞盧世榮罪惡世榮居中書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眇視丞相左司郎中周戴因議事微有可否誣以沮詔旨入奏令杖一百斬之朝中震懾無敢言者至是天祥上疏言世榮始為江西權茶轉運使屢犯賊罪動數萬計今竟不悛狂悖尤甚雖居丞轄實專大政恣行苛刻大肆誅

周戴

帖木兒

求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不取於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迫脅諸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為動為民擾脫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就除木病深矣疏聞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令世榮天祥皆赴上都壬戌御史中丞阿剌帖木兒等以盧世榮所招罪狀上奏世榮對于帝前一欵服詔安童與諸老臣議世榮所行當罷者罷之更者更之其所用人實無罪者朕自裁決五月丁亥中書省臣言六部官冗甚

李恒峻都
戰死

可止以六十八員為額餘悉汰去詔擇其廉潔有幹
局者存之 戊戌脫歡兵擊陳日烜敗走之遂入其
城而還日烜遣兵來追峻都李恒戰死初脫歡屢移
書日烜欲假道竟不納益修兵船為迎敵計脫歡承
間縛棧為橋渡富良江北與日烜大戰破之日烜遁
走不知所之其弟益稷率其屬來降然交兵雖敗而
勢益盛適盛夏霖潦軍中疫作死傷者眾而占城竟
不可達乃謀引兵還交兵追襲之李恒中毒矢至思
明卒峻都軍與脫歡相去二百餘里脫歡軍還峻都
猶未知之亟趣其營交人邀于乾滿江力戰而死

取侮

六月丙辰遣馬速忽阿里齋鈔千錠往馬八國求奇
寶 庚午右丞呂師夔乞假省母江州帝許之因論
安童曰此事汝蒙古人不知朕左右復無漢人可否
皆自朕決汝當盡心善治百姓無使重困致亂以為
朕羞 馬湖部田鼠食稼殆盡其總管祠而祝之鼠
悉赴水死 秋七月甲戌敕秘書監修地里志 甲
申改闕里吉思等所平大小十谿洞悉為府州縣
丁亥廣東宣慰使月的迷失入覲言山寨降者百五
十餘所帝問戰而後降邪招之即降邪月的迷失對曰
曰其首拒敵者臣已磔之矣是皆招降者也因言塔

月的迷失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元紀
木兵後未嘗撫治其民。州縣官復無至者。故盜賊各據土地。互相攻殺。人民漸耗。今宜擇良吏往治。從之。
庚寅樞密院言鎮南王所統征交阯兵久戰力疲。請發蒙古軍千人。漢軍新附四千人。取鎮南王節制。以征交阯。帝從之。復以唐兀帶爲荆河行省。左丞唐兀帶請放征交阯軍還家休息。詔從之。鎮南王處之。
八月丙辰。帝還大都。九月戊辰。罷禁海商。罷榷酤。初。民間酒聽自造。米一石。官取鈔一貫。盧世榮以官鈔五萬錠。立榷酤法。米一石。取鈔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之。聽民自造。敕自今貢物。惟地所產。非所產者。

海運

毋輒上。冬十月癸丑。立征東行省。以阿答海爲左丞相。劉國傑。陳巖。並左丞。洪茶丘。右丞。率諸軍征日本。十一月己丑。御史臺臣奏。昔宋以無室家壯士爲鹽軍。數凡五千。今存者一千一百餘人。性習凶暴。民患苦之。宜給以行糧。使屯田自贍。詔議行之。癸巳。敕漕江淮米百萬石。泛海貯於高麗之合浦。仍令東京及高麗各貯米十萬石。備征日本。期諸軍於明年三月。以次而發。會于合浦。乙未。盧世榮伏誅。剖其肉以食鷹獺。世榮初以言利進。太子意深非之。曰。財非天降。安能歲取盈乎。桑哥素主世榮者。聞太子

言默然不敢抹至是誅之。丙申赦因徒黥其面及招宋時販私鹽軍習海道者爲水工以征日本。十二月丁未太子真金卒太子初從姚樞竇默學仁孝恭儉尤優禮大臣一時在師友之列者非朝廷名德則布衣節行之士在中書日久明於聽斷聞四方科徵輓漕造作和市有係民之休戚者多奏罷之中外歸心焉。江西行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能自奉乎盡卻之中庶子伯必以其子阿八赤入見諭之以母讀蒙古書須習漢

王惲

人文字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惲進承華事畧二十篇太子覽之至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服絳紗爲朱明服心甚喜曰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又至刑時止齊太子食邪蒿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遽能邪人耶詹事孔九思曰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其說令諸子傳觀其書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上書請內禪太子聞之懼臺臣寢其章不敢聞而阿舍馬之黨塔即古阿散等請收百司吏案鉤考天下錢穀欲因以發之都事尚文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其謀奸矣遂語御史大夫及丞相先入言之以奪其謀帝震

孔九思

尚文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元紀
怒曰汝等無罪邪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為此舉。實動搖人心耳。太子益憂懼。不自安。尋卒。年四十三。以哈刺哈孫為太宗正哈刺。哈孫由掌宿衛拜太宗正用法平允。時欲以江南隸宗正。哈刺哈孫曰。江南新附。教令未孚。且相去數千里。欲遙制其刑獄。得無冤乎。事遂止。集諸路僧四萬於西京普恩寺作資戒會。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南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禧集

長洲 陳仁錫謹閱

元紀三 起丙戌至戊子凡三年

世祖三

至元二十三年春正月甲戌詔罷征日本大舉兵伐安南不果行先是立征東行省命阿塔海洪茶丘等再擊日本敕各處造海舶集漕船募水手貯糧餉期以是年三月以次而發八月會于合浦有司徵斂大為姦利吏部尚書劉宣上書言近議再興日本之兵。

此役不息。安危所係。近用唆都議。伐占城。海牙言。征交趾。三數年間。吏民大擾。盜賊蝟興。且交趾小邦。親王提兵。深入無功。反殪大將。况日本海洋萬里。非二國比。萬一不利。援兵安能飛渡邪。帝納其言。遂下詔。罷征日本。專事安南。命阿里海牙等大徵各省兵。仍遣鎮南王脫歡將之。以行。以安南王弟陳益稷效順。來歸。封爲安南王。約平定其國。以兵納之。宣復言曰。安南臣事已久。歲貢未嘗愆期。往者用兵無功。瘡痍未復。今乃復議大舉。聞者恐懼。且交廣炎蒸之區。今約七月。集諸路兵於靜江。病死者必衆矣。况湖廣密

徹里

邇溪峒寇盜常多。大兵一出。萬一姦頑乘間生變。何以應之。時湖廣宣慰司亦上言。乞罷交趾兵。以甦民窮。詔從之。令還軍各省。居益稷於鄂州。二月己亥。禁漢人持兵器。罷鬻江南學田。時江浙行省埋筭錢穀甚急。鬻所在學田。輸其直於官。利用監臣徹里使江南。見之。謂曰。學有田。以供祭祀。育賢才。安可鬻邪。遂奏罷之。三月己巳。遣侍御史程鉅夫訪求江南人才。先是鉅夫爲集賢直學士。言省院諸司皆用南人。惟御史臺按察司無之。江南風俗。南人所諳。亦宜參用之。至是。遂詔鉅夫仍集賢直學士。拜侍御史。

趙孟頫

張伯淳

孟頫以宗室仕元尤可羞

行御史臺事往江南博采知名之士帝素聞趙孟頫及葉李各密諭鉅夫必致此二人鉅夫復薦趙孟頫及張伯淳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用之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聽時方立尚書省命孟頫草詔頒天下帝覽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丙子帝如上都夏四月己未遣要東木鈎考荆湖錢穀中書擬以為平章政事及脫脫忽參知政事帝曰要東木小人事朕方五年授一理筭官足矣脫脫忽人奴之奴令史宣使才也讀卿所進擬令人恥之其以朕意諭安童五月己巳熒惑犯太微西垣上將

阿里海牙之統

荆湖行省阿里海牙入朝言要東木在鄂豈無賊賄之迹臣亦請鈎考之遂遣治書侍御史陳天祥偕行天祥既至鄂州即劾要東木貪暴不法諸事時桑哥與要東木連姻相倚為奸摘天祥疏中語誣以不道遣使究問欲殺之行臺御史申屠致遠累章辯其無罪猶繫於獄歲餘方釋之阿里海牙亦尋卒省臣言向阿里海牙與要東木互請鈎考今雖已死而事之是非宜暴白帝曰此事自要東木所發宜從其言之行之既而要東木遂籍阿里海牙家資歸之京師六月丙申朔太白犯御女秋七月庚午立淮南洪

昂吉兒

澤芍陂兩處屯田兩淮兵革之餘荆榛蔽野宣慰使昂吉兒言可立屯田以給軍餉時以用兵日本未卽行未幾令千人徃其地試之果大獲遂以兵二萬屯之歲得米數十萬斛 壬午免左丞相夔吉刺帶平章政事阿必失合總制院使桑哥瞻巴國師弟子也爲人狡黠豪橫好言財利帝深喜之遂有大任之意嘗令具省臣姓名以進帝曰安童郭祐楊居寬等並仍前職夔吉刺帶等其別議仍選可代者以聞遂罷之自是廷中有所建置人才進退桑哥咸與聞焉 癸巳詔中書省銓定省院臺部官屬自中書令左右

丞相而下各有定員仍諭安童曰中書省朕當親擇其餘諸司並從中書裁減安童曰比聞聖意欲倚近侍爲耳目如臣所行非法從其舉奏今近臣乃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居某職以所署奏目付中書施行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臣嘗廢格不行慮其黨有短臣者帝曰卿言良是後若此者其勿行 八月乙卯太白犯軒轅右角蘇湖多雨傷稼百姓艱食浙西道提刑按察使雷膺請于朝發廩米二十萬石賑之江淮行省以發米太多議存三之一膺曰布宣皇澤惠養困窮行省臣職耳豈可效有

雷膺

司出納之吝耶。行省不能奪悉給之。九月乙丑朔
海外諸番曰馬八兒曰須門那曰僧急里曰南無力
曰馬蘭丹曰那旺曰丁呵兒曰來來曰急蘭亦解曰
蘇木都刺等凡十國因楊廷璧屢奉詔招之遂俱入
貢。甲申太陰犯天關。壬辰高麗國遣使獻日本
俘。冬十月甲午朔太白犯右執法戊戌太陰犯建
星。己亥帝還大都。壬寅太白犯左執法辛亥太
陰犯東井河決開卦祥符陳留祀太康通計鄆陵扶
溝洧川尉氏陽武延津中牟原武睦州十五處調民
夫二十餘萬分築隄防。甲寅太白犯進賢。十一

河

月乙丑以張瑄朱清並爲海道運糧使。敕禽獸字
孕時無畋獵。戊辰太白犯亢己卯太陰犯井辛巳
歲星犯壘壁障。十二月戊戌太白犯東咸丁未太
陰犯井大都饑發官米減價糶于貧民丁巳太陰犯
氏戊午諸路分置六道勸農司。

二十四年春正月甲戌太陰犯東井乙酉太陰犯房
辛卯復詔脫歡督右丞程鵬飛叅知政事樊楫等
進擊安南鵬飛與楫等分兵三道水陸並進凡十七
戰皆捷遂深入其境安南王陳日烜棄城走于海
二月乙未以麥木督丁爲平章政事初麥木督丁爲

麥木督丁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右丞以與盧世榮議不合而罷尋以其行已廉潔起
佐安童治省事至是遂拜平章政事 閏月癸亥敕
春秋二仲上丙日祀堯帝祠 乙丑復置尚書省以
桑哥鐵木兒並爲平章政事阿魯渾薩里爲右丞葉
李爲左丞馬紹叅知政事麥朮督丁言自制國用使
司改尚書省頗有成效今仍分兩省爲宜詔從之安
童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但乞不用桑哥別選賢者猶
或不至虐民誤國不聽 辛未初置國子監以耶律
有尚爲祭酒初太宗設總教國子之官逮至元初乃
以許衡爲祭酒而侍臣子弟就學者纔十餘人衡旣

去教益廢而學舍未建師生寓居民舍國子司業耶
律有尚屢以爲言始立國子監設監官增廣弟子員
遂以有尚爲祭酒 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時江
南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廷臣議諸道各置提舉
司設提舉儒學二人統諸路府州縣學祭祀錢糧之
事未幾復從桑哥等言鉤考江南學田所入羨餘貯
之集賢院以給有才藝之士 庚寅帝如上都 三
月甲午行至元鈔桑哥以交鈔及中統元寶行之旣
久物重鈔輕遂建議更造至元鈔行之自一貫至五
十文凡十有一等每一貫文視中統鈔五貫文時宋

宗室趙孟頫初膺薦入見詔令與議適刑部欲擬贓罪滿至元鈔二百貫者死孟頫曰始造中統鈔時以銀為本虛實相權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為至元又十年後至元鈔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為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為適中况鈔乃宋時所造施于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乃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取也或以孟頫年少初自南方來譏國法不便意頗不平詰之曰今朝廷用至元鈔故犯法者以鈔計贓論罪汝以為非欲沮格至元鈔邪孟頫曰法者人命所係議有重輕則人不得其死矣孟頫奉詔預議不敢不言今中統鈔虛故改至元鈔謂至元鈔終無虛時寧有是理公不揆於理欲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慚而止帝初欲大用孟頫議者難之夏四月諸王乃顏反五月壬寅帝自將征乃顏發上都壬子高麗王昡請益兵征乃顏以五百人赴之六月庚申朔百官以職守不得從征乃顏願獻馬以給衛士壬戌帝至撒兒都魯之地乃顏率所部六萬通行在而陣遣前軍敗之初有告

乃顏反者帝遣伯顏往覘虛實乃顏謀執之伯顏覺得脫歸時西北諸王聞乃顏反多從之者帝以為憂宿衛士阿沙不花曰此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試為朕行之乃北說諸王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邪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已遣使自歸邪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為乃顏外應今乃顏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為萬全計納牙許之於是諸王之謀皆解帝遂議親討之以左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法以戰既而乃顏之黨金家奴塔不歹擁眾號十萬

阿沙不花

納牙

李庭

鐵哥

進逼乘輿帝親麾諸軍圍之乃顏堅壁不出司農卿鐵哥曰彼眾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蓋據胡牀坐鐵哥進酒塔不歹按兵覘之不敢進李庭曰彼至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十餘人抱火砲夜入其陣砲發果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是以知其必遁遂命庭將漢軍玉昔帖木兒將蒙古軍並進乃顏敗走追執之以趙孟頫為兵部郎中兵部總天下諸驛時使客飲食之費幾十倍於前更無以供給強取於民不勝其擾遂請于中書增鈔給之至元鈔法滯

驛遞之優

崇寧元年

澁不能行詔遣尚書劉宣與孟頫馳驛至江南問行
省丞相慢令之罪凡左右司官及諸路官則徑笞之
孟頫受命而行比還不笞一人丞相桑哥大以為譴
時有王虎臣者言平江路總管趙全不法即命虎臣
往按之葉李執奏不宜遣虎臣帝不聽孟頫進曰趙
全固當問然虎臣前守此郡多強買人田縱賓客為
姦利全數與爭虎臣怨之虎臣往必將陷全事縱得
實人亦不能無疑帝悟乃遣他使桑哥鐘初鳴時即
坐省中六曹官後至者則笞之孟頫偶後至斷事官
遽引孟頫受笞孟頫入訴於都堂右丞葉李曰古者

僅得笞罪
法之寬也
何訴

刑不上大夫所以養其廉恥教之節義且辱士大夫
是辱朝廷也桑哥亟慰孟頫使出自是所笞唯曹史
以下他日行東御墻外道險孟頫馬跌墮于河桑哥
聞之言於帝移築御墻稍西二丈許帝聞孟頫素貧
賜鈔五十錠秋七月癸巳乃顏黨失都兒犯咸平
宣慰塔出合兵出瀋州亦兒撒分兵趣懿州其黨悉
平癸丑日暈連環白虹貫之八月乙丑帝還上
都九月戊申咸平懿州北京以及顏叛民廢耕作
告饑詔以海運糧五萬石賑之冬十月戊午朔日
食丙子檢覈中書錢穀殺叅知政事郭佑楊居寬

十一月壬辰以桑哥為尚書右丞相阿魯渾薩里平章政事葉李為右丞馬紹為左丞初桑哥奉詔檢覆中書省虧欠鈔六千餘錠叅知政事楊居寬微自辯以為實掌銓選錢糧非所專桑哥怒令左右掌其類遂與佑皆引服事聞帝令丞相安童共議之曰此曹狡猾毋令他日得以脅問誣伏為詞由是佑居寬皆坐棄市籍其家人咸寬之時有江寧縣達魯花赤吳德者憤言尚書今日鈎考中書不遺餘力他日復為中書鈎考汝獨不死邪或以告桑哥亟捕德殺之未幾帝問翰林諸臣言以丞相領尚書省事漢唐有

枉殺佑居寬

吳德

枉殺德

此制否咸曰有之而左丞葉李遽言前省臣所不能者桑哥舉能行之宜以為丞相遂授桑哥尚書右丞相進李右丞左丞相阿木受命西征至哈刺霍州卒追封河南王十二月丁丑以朱清張瑄海運有勞遙授宣慰使乙酉鎮南王以請軍渡富良江次交趾城下敗其守兵陳日烜與其子棄城走二十五年春正月戊戌大赦敕弛遼陽漁獵之禁惟毋殺孕獸二月壬戌毀宋故宮為佛寺從桑哥及楊璉真加言凡宋宮殿郊廟悉毀為寺復欲取宋高宗所書九經石刻為浮屠基杭州府推官申屠致遠

古今大無道莫如元之待宋罪通于天

力拒止之天大雨雪有司督民入山伐木死者四百
人行省叅政董文用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宜少徐
之不從三月丁亥熒惑犯太微東垣上相戊子太
陰犯畢庚寅帝如上都故事車駕如上都樞密院
臣俱從行歲留一人領院事漢人不得與焉至是以
屬判官鄭制宜制宜遜辭帝曰汝豈漢人比邪制宜
鄭子鼎也脫歡復遣兵追陳日烜於海不知所之
右丞相阿八赤曰賊棄巢穴違遁意待吾之敝而乘
之將士皆北人春夏之交瘴癘將作賊弗就擒饋餉
且盡吾不能持久矣時日烜復遣使請降以疑師諸

將信其說久之不降擁衆據海口阿八赤率衆攻之
將士多被疫不能進諸蠻復叛所得險阨皆失守遂
謀引還日烜復集散兵三十萬守禦東關遇脫歡歸
路諸軍且戰且行日數十合賊據險竊發毒矢將士
裹瘡以戰樊楫阿八赤皆死前軍昔都兒奮勇乘之
交人小却脫歡山間道趨還日烜尋遣使入朝貢金
人以代已罪帝以脫歡無功而還令出鎮揚州終身
不容入覲壬寅禮部言會同館蕃夷使者時至宜
令有司倣古職貢圖繪而爲圖及詢其風俗土產去
國里程籍而錄之實一代之盛事從之夏四月戊

昔都兒

午太陰犯井。徵宋江西謝枋得。初枋得遁入建陽。時程鉅夫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鉅夫曰。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枋得所以不死者。年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罪大惡極。獲譴于天。天不勦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爲命。先妣以今年二月二十六日考終于正寢。枋得自今無意人間事矣。禮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枋得幼讀此書。何知其苦。乃。今。身。履。之。而。後。痛。楚。不。能。禁。枋得三十一而入仕。五十一而休官。平生實歷。不滿八月。俸祿無一毫歸。

姚曲沈毅

家養親已不可言孝矣。惟屢勉送死。或可以少贖前過。親喪在淺土貧不能禮葬。苦塊餘息。心死形存。小兒傳到郡縣公文。乃知大元欲求至誠無僞。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之才。執事薦士。凡三十賤姓名。亦玷其中。執事將降旨督郡縣。以禮聘召。有願應詔者。以資幣厚。遣乘傳上京師。弓旌招賢。輪帛迎士。此禮不見於天下久矣。豈非清明一盛事乎。有志經世者。孰不興起。惜夫求異才。而及枋得。寔非其人。貽笑於天下。取譏於後世。非大元夢卜求賢之初意也。揚善者順天。薦賢者報國。執事爲君謀。亦忠矣。自燕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元紀
京至上饒五千里當執事薦士時豈知枋得有母之喪衰經之服不可入公門稽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解官持服在大元制典尤嚴自伊尹傳說之後三千年間山林匹夫辭煙霞而依日月者亦多矣未聞有冒哀匿服而應幣聘者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爲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盡忠於國者未之有也爲人君不教人以孝而能得人之忠者亦未之有也枋得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背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爲不孝莫大焉語曰人豈不自知枋得自知

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况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枋得之至愚極闇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淳祐甲辰丞相史嵩之父沒天子詔起復嵩之雖不來太學生叫闔闔而攻之其詞曰天子當爲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人極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元杰上疏主正論力勸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喪人心天理不可泯滅咸淳甲戌而後不復有禮法矣賈似道起復爲平章徐直方起復爲尚書陳宜中起復爲宰相劉黻起復爲執政饒信斗筭穿窬之徒鑽刺起復者不可勝數三綱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四維一旦斷絕。此生靈所以爲肉爲血。宋之所以爲肉爲血也。豈非後車之明鑒乎。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匪其人而孤大元。求才之意。枋得不可進。不以禮而誤執事。知人之明。不待知者而知之矣。爲人子止於孝。爲人臣止於忠。枋得不能爲忠臣。猶願爲孝子。傳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執事能亮吾之心。使幸而免不孝之名。是成我者之恩。與生我者等也。吾家在弋陽。執事僑寓盱江。相望一百餘里。當徒跣以謝門牆。惟服色悽慘。不可以謁達官貴人。敢以書復語曰。士屈於不知

已而伸於知己。執事豈不聞枋得爲江南一愚直人乎。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可欺。其所以發露真情而不暇文飾其辭者。亦恃執事必知己也。旣而留夢炎亦力薦之於上。枋得復遺書夢炎曰。江南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夷齊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

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請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二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才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廣東民董賢舉浙江民楊鎮龍、柳世英、循州民鍾明亮各擁衆萬餘相繼而起，皆稱大老明亮勢尤猖獗。詔遣江浙行省丞相忙兀帶行樞密院副使月的迷失發四省兵討之。明亮屢降復叛，既而福建按察使王恂上疏言福建郡縣五十餘處連山距海，實邊徼要區。由平宋以來官吏殘虐，故愚民徃徃嘯聚。朝廷遣兵討之，復致蹂踐甚。

月呂魯

非一視同仁之意。况福建歸附之民戶幾百萬，黃華之變十去四五。今明亮之勢又烈於華，其可以尋常草竊視之，宜選精兵明號令以計取之，可也。御史大夫月呂魯亦言江南盜起凡四百餘處，且選將討之。帝曰：月的迷失屢以捷聞，忙兀帶已徃，卿毋以爲慮也。詔皇孫鐵木耳行邊，乃顏餘黨火魯火孫及哈丹等尚攻掠邊郡，未下。詔皇孫鐵木耳北撫諸軍進討之都指揮土土哈戰敗，火魯火孫札克魯灰還至哈刺溫山夜渡，貴烈河復擊，哈丹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戶府。五月己丑，河決汴梁，太康通計。

祀三縣陳穎二州皆被其害 六月甲戌太白犯井
 丁丑太陰犯歲星大霖雨蝗害稼 秋七月己亥熒
 惑犯氏庚子太白犯鬼膠州連歲大水霸滌二州霖
 雨害稼乙巳太陰掩畢濟南保定路唐縣野蠶成璽
 絲可為帛 八月己未太白犯軒轅大星趙晉冀三
 州蝗 九月壬辰帝還大都 庚子太陰犯畢癸卯
 熒惑犯南斗 南臺御史中丞劉宣自殺時江浙行
 省丞相忙兀帶悍戾縱恣常慮臺臣糾劾其罪而尤
 畏宣日遣人入建康偵伺臺中違失臺臣皆憚求自
 解惟宣屹不為動忙兀帶益忌之因羅織宣罪逮繫

其子于獄又令人妄言宣沮壞錢穀事聞遂遣使置
 獄行省鞠治之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逮宣不勝憤遂
 自剄于舟中始宣將行以一緘付從子自誠令勿啓
 視宣死視其書云觸怒大臣誣構成罪豈能與經斷
 小人交口辯訟屈膝為容於怨家之前身為臺臣義
 不受辱當自引決但不獲以身殉國為恨耳嗚呼天
 平實鑒此心宣忠義節操為世所重聞者莫不悼惜
 之延佑中賜謚忠憲 冬十月庚申遣使鉤考諸路
 錢穀初桑哥摘委六部鉤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為
 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時理筭之計行入倉

庫司錢穀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之桑哥又言湖廣錢穀已責償于平章要東木他省欺盜者必多請以叅知政事忻都等十二人理筭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衛其行詔皆從之 丙子遣瀛國公趙鼎學佛于土蕃詔免儒戶雜徭尚書省臣請令集賢院諸司分道鈎考江南郡學田所入羨餘貯之集賢院以給多才藝者從之 十一月己亥立桑哥德政碑時天下騷然而江淮尤甚讒佞之徒方且諷請立石為桑哥頌德帝曰民欲立則立之仍告桑哥使之喜也碑成樹之

省前題曰王公輔政之碑 十二月以董文用為御史中丞文用首舉胡祗適王恂雷膺等十餘人為按察使徐琰魏初為行臺中丞當時以為極選會桑哥當國貴戚見之皆屏息避遜文用獨不附之桑哥使人諷文用頌已功不答又自謂文用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矣亦不答會朔方軍興而徵求愈急文用曰民急矣外難未除而內傷其根本丞相宜思之因持郡國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非不欲安樂急法暴斂至此御史臺所以救時政之不及丞相當有以助之不當抑之也桑哥愈恨之日擴拾臺事請於帝

言文用戇傲沮法欲罪之帝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之有尋遷為大司農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元紀四 起巳丑至辛卯凡三年

世祖四

至元二十六年春正月丙戌地震 從壽張縣尹韓

韓仲暉

仲暉等言開河以通運道起須城縣安山渠西南由

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以達御河

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閘三十有一以時蓄洩河成

渠官張禮孫等言開魏博之渠通江淮之運古所未

運

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元紀 世祖四

會通河

聞詔賜名會通河 二月丁卯帝如上都 以中書
右丞相伯顏知樞密院事將兵鎮和林和林統有漠
北諸路置知院自伯顏始 以伯答兒為中書平章
政事 三月庚辰朔日食 乙未鑄渾天儀成 癸
巳金齒以其民二十萬一千戶有奇來歸 夏四月
福建叅知政事魏天祐執宋謝枋得至燕不屈死之
初天祐見時方以求才為急欲薦枋得為功遣使其
友趙孟頫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
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
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于趙一

枋得死節

存孤一死節一死于十五年之前一死于十五年之
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為忠臣王莽篡漢十四年龔勝
乃餓死亦不失為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
輕於鴻毛叅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
死自誓自離嘉興即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既
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積數月困殆是月朔日至燕問
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疾甚遷憫忠
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
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於地不
食五日死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枋得天資嚴厲

謝定之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元紀 世祖四

二

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爲任貴富賤貧一不動其中初枋得之北行也貧苦已甚衣結履穿人有嘗德之者賙以金帛辭不受又爲詩別其門人故友時以爲讀其辭見其心慷慨激烈真可以使頑夫廉懦夫立云 戊午禁江南民挾弓矢犯者籍以爲兵 五月丙申以忻都爲尚書左丞何榮祖叅知政事張天祐爲中書叅知政事 六月辛巳海都寇邊 秋七月戊寅朔海都兵至和林宣慰

生土哈

使怯伯反應之劉哈刺八都魯乘間脫歸初海都至杭海晉王其麻剌率衆與戰失利被圍土土哈引勁卒陷陣翼王出及帝親征至北邊謂土土哈曰昔太祖與臣下同患難者飲班朮河之水以紀功今日之事何愧昔人 八月辛未歲星晝見 九月戊寅歲星犯井 已卯置高麗國儒學提舉司 冬十月丙辰禁內外百官受饋酒食受者籍其家資之半 閏月戊寅帝還大都 十一月壬子漳州賊陳機察等八千人以其黨降行省請斬之以警衆事下樞密院議范文虎曰賊固當斬然旣降乃殺之何以示信宜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元紀
三
並遣赴闕從之。十二月辛巳詔括天下馬。先是令百官市馬助邊。猶不足用。復括天下馬充之。其品官所乘者限數外。悉令入官。紹興路總管府判官白紱。知言宋宗室居江南者。百姓敬之不衰。久之非便。宜悉遷于京師。桑哥以聞。擢紱為尚書省舍人。遣詣江南。發兼併戶。偕宋宗室至京師。既而江淮行省言江南之民。方患增課料民括馬之苦。今此舉必致人心搖動。宜且止。從之。時桑哥專政法令。苛急四方。騷動程鉅夫入朝。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殖貨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也。昔文帝以決獄及錢穀問丞相周勃。勃不能對。陳平進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宰相上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觀其所言。可以知宰相之職矣。今權姦用事。立尚書鈞。考錢穀。以剝割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於國為便。桑哥大怒。羈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凡六奏。帝皆不許。帝幸大聖壽萬安寺。詔天下梵寺所貯藏經。集僧誦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元紀 四
之仍給所費歲爲例

二十七年春正月庚戌太白犯牛癸丑太陰犯井

勅從臣子弟入國子學 癸酉立興文署掌經籍板

及江南學田錢穀 二月戊寅太陰犯畢癸未泉州

地震癸巳晉陵無錫二縣霖雨害稼並免其田租

三月壬子熒惑犯鉤鈴 夏四月癸酉朔帝如上都

五月庚戌陝西南市屯田隕霜殺稼 六月丁酉

大司徒撒里蠻翰林學士承旨兀魯帶進定宗實錄

秋七月丙寅雲南關力白衣甸酋長凡十一甸內

附 八月辛未朔日食癸巳地大震武平尤甚 九

月戊申武平地復大震地陷黑沙水涌出壞官署四

百八十間民居不可勝計壓溺死傷者數十萬人帝

深憂之時駐驛龍虎臺遣阿刺渾薩里召集賢翰林

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桑哥但泛引經傳及五

行災異之言莫敢指切時政時桑哥遣忻都王巨濟

等理筭天下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

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於是

集賢直學士趙孟頫因阿刺渾薩里入奏于帝謂須

下詔蠲除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詔草已具桑哥怒

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

毒天下

阿刺渾薩里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元紀五
盡何所從取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儻以失陷錢糧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為丞相深累邪桑哥悟遂赦天下民賴稍蘇 帝還大都 冬十月丁丑尚書省臣言江陰寧國等路大水民流移者四十六萬餘戶帝曰此亦何待上聞當速賑之 十一月戊申太陰掩鎮星 江南行省言湖東地極險惡賊所巢穴初伯顏等於各路置軍鎮戍蓋視地之輕重而為多寡後為忙古解更易其法今宜復還三萬戶分戍之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跨據大江宜置萬戶府七杭州置萬戶府四瀕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復宜

增置戰艦分兵閱習水戰之法詔從之 安童罷安

童見天下大權盡歸尚書省屢求退不許至是罷相乃領宿衛 十二月己亥省溧陽路為縣入建康是歲天下戶口之數戶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二萬四千七百一十有一而山澤溪洞之民不與焉

二十八年春正月壬寅太白熒惑鎮星聚奎 辛酉免江淮貧民至元十二年至二十五年所逋田租一百九十七萬六千餘石及二十六年未輸田租十三萬石 壬戌尚書省臣桑哥及阿魯渾薩里等以罪

奉御御里
孟頫首倡
誅桑哥

通鑑卷之三十三 宋紀
罷先是帝嘗以葉李留夢炎優劣問趙孟頫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于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于李邪夢炎在宋爲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阿附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于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見意孟頫所賦詩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語帝歎賞焉孟頫退謂奉御徹里曰帝論賈似道誤國責留夢炎不言桑哥罪甚于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

疏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又爲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旦之命爲萬姓除殘賊仁者之事也公必勉之時帝畋渤海徹里乘間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辯愈力曰臣與桑哥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言則姦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帝大悟召不忽木問之對曰桑哥擁蔽聰明紊亂朝政有言者即誣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爲陛下憂時廷臣言者益衆

不忽木

通鑑卷之三十三 元紀
遂詔臺省相與辯駁之。桑哥辭屈。帝曰：「桑哥爲惡始終四年，臺臣豈不知之？知而不言，當得何罪？」御史杜思敬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斥斥罷臺臣之久任者，免桑哥等官，命徹里率衛士三百人籍桑哥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阿魯渾薩里以連坐亦籍其貲。帝問桑哥爲政如此，何故無一言對？」曰：「臣未嘗不言，顧言不用耳。時尚書省大臣多以罪罷去，帝欲使趙孟頫與聞中書政事，孟頫固辭，帝令出入宮門，無禁，每見必從容語及治道多所裨益。帝問汝趙太祖孫邪？太宗孫邪？對曰：「臣太祖十一世孫。帝曰：「太祖行事汝知

羞死

知之豈有
仕仇之理

之乎？孟頫謝。不知帝曰：「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孟頫自念久在上側，必爲人所忌，力請補外，出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二月丙子，罷徵理司，詔下之日，百姓相慶，而各路鉤考猶未盡罷。旣而御史言鉤考錢穀自中統至今餘三十年，更阿合馬桑哥當國設法已極，而其黨公取賄賂，民不能堪，不如罷之，便詔從之。仍命取昔逋負錢穀文牘聚置一室，非上命而竊視者罪之。丁丑，以完澤爲尚書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初，桑哥欲殺楊居寬，郭祐刑部尚書，不忽木爭之，不得。桑哥深忌之，謂其妻曰：「他日籍我家。」

完澤

者必此人也。因其退食責以不入曹治事欲加之罪，遂以疾免。久之復起為翰林學士承旨。至是帝欲用為相，謂之曰：「朕過聽桑哥，致天下不安。今雖悔之已無及。」朕識卿幼時使從學政，欲備今日之用，不忽木曰：「朝廷勳舊齒爵居臣右者尚多，今不次用臣，無以服眾。」帝曰：「然則孰可？」曰：「太子詹事完澤可。」嚮者籍阿合馬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唯無完澤名。又嘗言桑哥為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是以知其可也。乃拜完澤不忽木以前職。癸未，帝如上都。丙戌，詔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每道設官八員，除二

讓

使留司以總制一道，餘六人分臨所部。如民事錢穀，官吏奸弊一切委之。歲終省臺遣官考其功效。三月己亥朔，仆桑哥輔政碑。初，帝命翰林學士闡復撰文，復至是已改廉訪使，亦坐免。夏四月乙未，歲星犯輿鬼。五月戊戌，逮西僧楊璉真加下獄，尋釋之。楊璉真加發宋諸陵及其大臣塚墓，攘取金寶珠玉，無筭私庇平民，不輸賦者二萬三千戶，田土稱是及受美女寶物之獻，藏匿未露者尤多。至是坐侵盜官物，遣使逮問，追治之。籍其妻孥田畝，臺省諸臣皆言宜誅之，以謝天下，不聽。命釋之，給還其所籍。甲辰

以斯厥獄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元紀
中書省臣麥木丁崔或言桑哥當國四年中外百官
鮮有不以賄而得者昆弟故舊親族皆授要官美地
惟以欺蔽九重朘削百姓爲事宜令兩省嚴加考覈
凡入其黨者並除名爲民從之 湖廣平章政事要
束木者桑哥妻黨也尤爲不法逮至京師籍其家貲
黃金至四千兩遂詔下桑哥獄復繫要束木還湖廣
誅之初要束木因人言湖廣初附侍郡縣長吏及吏
胥富人比屋斂銀將輸之官銀已具而事中止即下
令責民自實使者旁午隨地置獄株連蔓引備極慘
酷民以拷掠瘦死者載道所獲不貲要束木悉掩有

烏古孫澤

之使至永州判官烏古孫澤宛曲以利害曉之卒無
所擾既見鉤考日急天下騷動嘆曰民不堪命矣即
自上計行省要束木怒曰郡國錢糧無不增羨永州
何獨不然此直孫府判倚其才辯慢我亟拘繫之欲
置于死至是因桑哥敗始得釋 辛亥徵太子贊善
劉因因前以繼母病去至是以集賢學士徵之因以
疾辭且上書宰相曰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
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如
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
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與皆君上之賜也是以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元紀
細讀謝枋
得劉因二
書可爲居
夷狄患難
法

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
効焉此理勢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
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
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
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
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
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
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不
知我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踪跡之近似者觀
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

此自居也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
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
還家省視不幸瀰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
於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目前隱
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况因平昔非隱晦者邪况加
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邪是以形留意性命
與心違病卧空齋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
子憂患之餘旣以疝瘡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
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瘧疾復作
至七月初二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元紀
月初偶起一念自嘆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
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
側修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
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
日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
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
不扶病而拜因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
有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
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
百至畧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

李淦
上鋪馬聖旨得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
憫曲爲保全因實踈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
其進與退若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書上
帝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遂不
疆致之 癸丑罷尚書省命右丞相完澤等並入中
書 丁巳頒行至元新格元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
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右丞何榮祖世業吏而榮
祖尤所通習初以公規治民禦盜理財等十事輯爲
一書名曰至元新格至是奏頒行之 六月辛卯太
陰犯畢 秋七月戊申揚州路學正李淦上言葉李

周祚

本一黥徒。方受上知。即以舉桑哥爲第一事。致以非罪。誅貶大臣。遣使四出。鉤考錢穀。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水災洊至。人皆知桑哥用羣小之罪。而不知尚書右丞葉李妄舉桑哥之罪。宜斬葉李以謝天下。驛召淦詣京師。置對淦至。而李卒除淦江陰路教授。以旌直言。給還行臺御史周祚妻子。祚嘗劾桑哥流祚于愍。荅孫妻子家貲入官。及是還之。丁巳桑哥伏誅。八月乙丑朔。平陽地震。壞民居萬八百餘區。壓死百五十人。九月辛丑。以咱喜魯丁爲平章政事。壬子遣使招諭琉球。琉球在閩海之東。地小而

吳誌斗

險。漢唐以來不通中國。海船副萬戶楊祥請以兵往伐之。旣而閩人吳誌斗自言熟知海道。宜先招諭之。不從。然後用兵。未晚。乃以祥充宣撫使。阮鑑兵部員外郎。誌斗禮部員外郎。往招諭之。明年祥等不至。而還誌斗卒。子行初誌斗嘗斥祥誕妄要功。人疑爲祥所殺。詔福建行省按問。會赦不竟其事。冬十月壬申。以雪雪的斤爲平章政事。癸巳遣禮部尚書張立道使安南。徵其王入朝。初脫歡等旣還。帝怒安南不已。欲再伐之。適日烜死。子日燂襲位。不忽木曰。彼山海小夷。以天威臨之。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

張立道

然。今若遣使諭之。彼宜無不奉命。遂以禮部尚書張
立道嘗使安南有功。復使往徵其王入朝。十一月
乙卯。諭中書議增中外官吏俸。十二月己巳。蠲瀛
國公田租。宣政院臣言宋全太后瀛國公母子已為
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頃。乞如例免徵其租。從之。壬
申。中書省臣何榮祖言江南在宋時其徭役之名七
十有餘。一切未徵。今諸王歲賜官吏俸祿多不給。宜
令江南如宋時諸名征賦盡輸之。乃召各省任錢穀
之臣至京師。雜議科取之法。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二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三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元紀五 起壬辰至甲午凡三年

世祖五

至元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朔日食免朝賀 甲辰
詔江南州縣學田其歲入聽其自掌春秋釋奠外以
廩師生之無告者貢士莊田則令覈數入官 開通
惠河以郭守敬領都水監事初守敬言水利十有一
事其一欲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

通惠河

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三 元紀五 世祖五

高興

一畝玉泉諸水入城。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入舊河。每十里置一牐。以時蓄洩。帝稱善。復置部水監。命守敬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置牐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軌木人服。其識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輓之勞。公私便之。帝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賜名曰通惠。詔江南避亂者令復業。時江南福建諸路連歲盜起。居民多入山谷。自保羣盜。皆以次就平。江西左丞高興言。乞招諭復業。詔從之。二月己巳申禁鞭背。乙亥以亦黑迷失。史弼高興並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將兵擊瓜哇。初

商琥
胡祇通
姚遂
高道
陳儼
趙居信

右丞孟洪使瓜哇。瓜哇黥其面。使還。帝怒。命亦黑迷失及史弼等將兵三萬伐之。時瓜哇國王為鄰境葛郎國所殺。其婿土罕必闌耶迎弼求抹弼等。遂并取葛郎國王以歸。既而土罕必闌耶復叛。弼等力戰。却之。得還死者三千餘人。有司計其俘獲貨貝直五十餘萬。帝以其亡失太多。及治其縱土罕必闌耶之罪。弼與亦黑失沒家貲三之一。唯興以不與議得免。三月壬寅。御史大夫月兒魯等奏。比御史商琥舉昔任詞垣。風憲時望所屬。如胡祇通。姚遂。王暉。雷膺。陳天祥。楊恭懿。高道。程鉅夫。陳儼。趙居信。十人宜召置

翰林備顧問帝曰朕未深知俟召至以聞。丁未誅桑哥黨納速刺丁等初桑哥既敗納速刺丁滅里忻都王巨濟等俱逮下獄至是御史臺言其黨比桑哥恣爲不法理筭江南錢穀極其酷虐民嫁妻賣女殃及親鄰維揚錢塘受禍最慘無辜死者五百餘人天下之人莫不思食其肉今三人旣已伏辜乞誅之以謝天下帝以忻都長於理財欲釋之不忽木力爭不可日中凡七奏卒併誅之。己酉麥木督丁罷以鐵哥刺真並爲平章政事麥木督丁嘗請復立尚書等專領右三部不忽木曰阿合馬桑哥相繼誤國身誅

家滅前鑒未遠柰何又欲效之乎。事遂寢至是以久居其任免猶與議省事鍊哥初爲司農事達魯花赤從獵百查兒之地獵者射兔誤中名駝帝怒命誅之鐵哥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曰誤耶史官必書亟釋之庾人有盜杭罪應死鐵哥曰臣鞠之其人母病盜以養母耳請貸其死至是進平章政事以病足聽肩輿上殿。庚戌帝如上都。徵集賢學士楊恭懿恭懿奉元人至元初與許衡俱被召屢辭不起太子真金令有司以漢聘四皓故事聘之至京師與定科舉之議及考正曆法曆成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即

通鑑卷之三十三 元紀
辭歸自是復屢召之皆不起至是監察御史商琥上
書薦天下名士胡祗適等十餘人而恭懿與焉詔起
恭懿參議中書省事亦辭不至尋卒 夏四月辛卯
設雲南諸路學校其教官以蜀士充 五月丁未中
書省臣言妄人馮子振嘗爲詩譽桑哥及桑哥敗即
告詞臣撰碑引論失當國史院編修陳孚發其姦狀
帝曰詞臣何罪使以譽桑哥爲罪則在廷諸臣誰不
譽之朕亦嘗譽之矣詔以楊居寬郭祐死非其罪給
還其家貲 六月甲子兩浙常鎮諸路水詔免田租
一百二十五萬七十餘石 閏月廣西上思州土官

黃聖許擁衆二萬結交陟爲援寇陷忠州江州及華
陽諸縣詔遣程鵬飛討之聖許尋敗走入交陟 張
立道至安南謂其王日燁曰昔鎮南王不用嚮道率
衆深入不戰自潰天子亦旣知之汝所恃者山海之
險瘴癘之惡而雲南嶺南之人與汝習俗同而技力
等今發而用之繼以北方之勁卒汝能復抗哉且前
年之師殊非上意邊將讒汝耳汝曾不悟稱兵抗拒
逐我使人今禍且至矣日燁泣謝出奇寶爲賄立道
却之因要其入朝日燁曰貪生畏死人之常情誠有
詔貸以不死臣將何辭乃先遣其臣何惟巖阮代之

通鑑卷二百五十五 元紀 世祖五
隨立道上表謝罪修歲貢之禮如初且言所以願朝之意時有忌立道之功者言必先朝而後可赦日燂懼卒不至 秋七月壬申建社稷于和義門內壇各方五丈高五尺白石爲柱飾以五方色土壇南植松一株北墉瘞坎墼垣悉倣古制別爲齋廬門廡三十楹 八月甲辰帝還大都 戊午罷福建銀冶初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獻計發民一萬鑿山煉銀歲可得萬五千兩天祐乃賦民鈔市銀輸官而私其百七十錠至是臺臣以聞請追其賊而罷銀冶從之 改燕南河北廉訪司還治真定 高麗女直界告饑

勅高麗王於海運內量以粟賑之 遣忙兀魯迷失以軍征八百媳婦國 九月辛酉復遣吏部尚書梁會史院編修陳孚使安南徵其土入朝時以張立道旣還日燂不至故持詔徃徵之 冬十月癸丑右丞相完澤等言一歲天下所入凡二百九十七萬八千三百五錠其中有未至京師而在道者有就給軍旅及織造物料館傳俸祿者自春及冬凡出三百六十三萬八千五百四十三錠出數已逾入數六十六萬一千三百三十八錠矣今後賜諸近侍亦宜有節帝嘉納之 十一月壬戌太陰犯太微東垣上相 癸未禁

所在私渡命關津譏察姦宄 十二月庚寅改封梁
王其麻刺為晉王鎮北邊其麻刺太子真金長子也
至元初已嘗出鎮北邊復封梁王移鎮雲南至是復
改封晉王鎮漠北統領太祖四大幹耳朶之地幹耳
朶猶華言宮室也王天性仁厚御下有恩民賴以安
癸巳中書省臣言寧國路民六百戶鑿山冶銀歲
額二千四百兩皆市銀以輸官未嘗採之于山乞罷
之制曰可 諸王明里鐵木兒附海都以叛詔伯顏
討之伯顏兵至阿撒忽禿嶺明里鐵木兒已據之矢
下如雨伯顏先登陷陣諸軍爭奮大破之明里鐵木

兒僅以身走伯顏軍還遇伏兵復擊敗之斬首二千
級俘其餘眾以歸 以張珪為江淮行樞密副使珪
弘範子也時為管軍萬戶入朝帝欲用為樞密副使
王昔帖木兒曰珪尚少果欲大用可俟他日帝曰不
然其家為國滅金滅宋盡死力者三世矣而可吝此
遂有是拜 以程鉅夫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鉅夫
興學明教吏民畏愛之
三十年春正月丙寅中書汰冗員凡省內外官府二
百五十五所總六百六十九員 戊辰詔邊境無事
令本軍屯耕以食 庚午捏怯烈女直二百人以漁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自給帝曰與其漁於水曷若力田其給牛價農其使之耕 辛巳置遼陽路慶雲至合里賓二十八驛始置社稷至元初巳詔歲祀然未立壇壝至是始用崔彧言置之 二月巳丑以楊璉真加子暗普爲江浙行省左丞尋以江南民怨楊璉真加不已罷之 丁酉回回孛可等獻大珠邀價鈔數萬錠帝曰珠何爲當留是錢以賙貧者 丁未帝如上都 三月甲子括諸路馬時以海都入寇詔羣臣議所以爲備從樞密李庭言復括天下馬凡得十一萬匹 夏四月巳亥大司農燕公楠翰林學士留夢炎言杭州上海

稅務

澈浦温州慶元廣東泉州置市舶司凡七所唯泉州物貨三十取一餘皆十五抽一乞以泉州爲定制從之仍併温州舶司入慶元杭州舶司入稅務 劉因卒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性不苟合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家居教授師道尊嚴徵爲贊善大夫尋以疾辭再徵不起學者稱爲靜修先生 五月癸亥括思播等處亡宋涅手軍 丁丑中書省臣言上都工匠二千九百九十戶歲糜官糧萬五千二百餘石宜擇其不切于用者俾就食大都從之 六月乙巳有譖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因仍保守無尺寸

通鑑卷之三十三 元紀
之獲者詔授皇孫鐵木耳以皇太子寶撫其軍以太
傅玉昔帖木兒輔行召伯顏居大同以俟後命玉昔
帖木兒未至三驛海都兵復至伯顏遣人語玉昔帖
木兒曰公姑止待我翦此寇而來未晚也遂與海都
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爲怯憤曰果懼戰何
不授軍於太傅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
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君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
執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即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
乃召玉昔帖木兒至軍中授以印而行皇孫舉酒餞
之曰公去何以教我伯顏舉所酌酒曰可慎者惟此

月赤察兒

與女色耳

秋七月壬申以月赤察兒知樞密院事

月赤察兒博爾忽孫也由長怯薛授宣徽使從帝北
征奏曰安童伯顏月呂魯皆嘗受命征伐三人者臣
不可以後之臣願躬出一戰帝曰爾以安童輩與爾
家同功一體各立戰功恥不逮耶然躬親侍衛厥功
非小何必踐行伍乃快心耶桑哥之敗實月赤察兒
潛奏劾之至是乃有是拜 八月庚寅安南遣使入
貢詔安置於江陵復議舉兵伐之初梁曾等至安南
其國有三門日燔欲迎詔自旁門入曾貽書責之往
復者三卒從中行且諷之入朝日燔不從遣其臣陶

梁曾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元紀
子奇偕曾來貢曾進所與日燔辯論書帝大悅解衣
賜之令坐地上右丞阿里意不然帝怒曰梁曾兩使
外國以口舌息干戈爾何敢爾時有親王至自和林
帝命酌酒先賜曾謂親王曰汝所辦者汝事梁曾所
辦者吾與汝之事汝勿以爲後也或讒曾受安南賂
遺帝以問曾曾曰安南以黃金器幣奇物遺臣臣不
受以屬陶子奇帝曰受之亦何不可廷臣以日燔終
不入朝遂拘留子奇于江陵命劉國傑與諸王亦里
吉解等整兵聚糧復議伐之 九月癸丑朔帝還大
都 冬十月庚寅彗出紫微垣帝憂之夜召不忽木

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不忽木曰風雨自天而
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爲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
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爲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
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故易曰君子
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
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
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乂安此前代之
龜鑑也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
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論說至四更乃罷

甲辰赦天下 辛亥禁江南州郡以乞養良家子轉

無功而沒其家何也

相販鬻及強將貧民畧賣者 十一月己卯以河南江北行省平章伯顏入為中書省平章政事位不忽木上 十二月庚子平章政事亦黑迷失史弼高興等征交趾無功而還各杖而恥之仍沒其家貲三之一
三十一年春正月壬子朔帝不豫免朝賀 癸亥知樞密院事伯顏至自軍中 庚午帝大漸癸酉帝崩于紫檀殿在位三十五年八十 梁寅曰元之有天下殊方絕域靡不臣服輿圖之廣亘古所無然世祖之約不以漢人為相故為相皆國族而又不置諫

官使忠路塞文學之士雖世世不乏而沉於下僚莫究其用所賴以為用者唯吏師而已其為法如是是以朝皆苟且之政而士無謇諤之風官有貪婪之實而吏多欺誑之文將永保萬邦比隆三代無乃未之思乎 乙亥葬帝起輦谷谷在漠北不加築為陵諸帝皆從葬於是 御史中丞崔彧得傳國璽獻之時木華黎曾孫碩德巴死而貧其妻出玉璽一鬻之彧以告彧召秘書監丞楊桓辯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此歷代傳國璽也遂獻之故太子妃弘吉刺氏出以徧示羣臣丞相以下次第上壽慶曰神寶之出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實當宮車晏駕之後此乃天意屬於皇太孫也乃遣
右丞張九思齎授之 夏四月甲午皇孫鐵木耳即
位于上都大赦時鐵木耳自軍中來奔喪及宗室諸
王會于上都定策之際親王有違言者王昔帖木兒
曰宮車宴駕神器不可久虛且昔太子寶旣有所歸
晉王宗盟之長何俟而不言伯顏亦握劍立殿陛宣
揚顧命述所以立皇孫之意辭色俱厲諸王皆股栗
趨殿下拜 丙午中書右丞相完澤及文武百官議
上尊謚壬寅始爲壇于都城南七里甲辰遣司徒兀
都帶平章政事不忽木左丞張九思率百官請謚于

南郊 五月戊午遣攝太尉兀都帶奉冊謚先帝曰
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廟號世祖國語尊稱曰薛禪皇
帝是日完澤等議追尊皇考曰裕宗皇帝尊母弘吉
刺氏曰皇太后改所居舊太子府爲隆福宮 以玉
昔帖木兒爲太師伯顏爲太傅月赤察兒爲太保
罷伐安南兵釋其使歸國 六月庚辰朔日食 辛
巳御史臺臣言名分之重無踰宰相惟事業顯著者
可以當之不可輕授廉訪司官歲以五月分按所屬
次年正月還司帝曰其與中書議行 壬辰復以帖
木兒爲平章政事 辛丑賜宋使臣家鉉翁還鄉初

世祖欲官鉉翁不受遂安置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為諸生談及宋興亡之故輒流涕太息至是年逾八十詔賜號處士放還鄉里錫予金幣皆不受尋卒鉉翁眉州人以廕補官先知常州政譽翕然歷戶部侍郎賜進士出身拜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使元不屈乃獲全歸云 甲辰詔翰林國史院修世祖實錄召趙孟頫還京師以完澤監修國史 秋七月壬戌詔中外崇奉孔子 癸酉以陝西行省平章不忽木為中書平章政事初世祖崩時不忽木為中書平章得預顧命丞相完澤以其年位在下深忌之帝

知其故慰勞之曰卿先朝腹心惟朝夕啓沃匡朕不逮庶無負先皇帝付托之重廷議大事多采其言河南守臣獻嘉禾不忽木曰汝部內所產盡如是邪曰惟此數莖耳不忽木曰如此則既無益於民何足為瑞遂罷遣之 西僧作佛事請釋罪囚祈福謂之禿魯麻豪民犯法者皆賂之以求免有殺主殺夫西僧請被以帝后服乘黃犢出宮門釋之云可得福不忽木曰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之基豈可容其亂法如是帝責丞相曰朕戒汝無令不忽木知今聞其言朕甚愧之使人語不忽木曰卿且休朕今從卿言有如

告主者主被誅即以其主所居官與之不忽木言若此必大壞天下風俗無復上下之分矣帝悟爲追廢前命丞相以下多與謀議不合奏以爲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太后謂帝曰不忽木朝廷正人先皇帝所付托豈可出之於外邪乃復留之八月庚辰太白晝見戊子初祀社稷用堂上樂歲以爲常戊戌太陰犯畢太白犯軒轅九月壬子聖誕節帝駐蹕三部落受諸王百官賀丁巳太白經天冬十月戊寅帝至大都帝巡狩三不刺之地董文用言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遊不以時無以慰安元元且人君猶北辰居

其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畧也宜趣還京師帝悟遂還辛巳弛江西銀冶課額江西省臣言銀冶歲輸萬一千兩而未嘗及數民不能堪命自今從實辦之不爲額十一月丁未朔帝朝太后于隆福宮庚戌詔京師犯賊罪者三百人事無疑者准世祖所定十三等例決之辛亥中書省臣言國賦歲有常數先帝嘗曰凡賜與雖有朕命。中書其斟酌之。由是歲務節約常有盈餘。今諸王藩戚費耗繁重恐無以給。乞俟臣等酌量定擬以聞。從之壬子詔罷湖廣江西及江淮等處各行樞密院江南省臣以軍民不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元紀
相統一累請罷之帝以問伯顏伯顏對曰內而省院各置爲宜外而軍民分隸不便帝從之遂罷三院以其事歸行省 丁巳以伯顏察兒叅議中書省事其兄伯顏曰臣叨平章政事兄弟宜相嫌避帝曰卿勿復言兄平章于上弟叅議于下何所嫌也 庚申太陰犯畢 甲子詔禁作姦犯科者以湖南道宣慰使何瑋爲中書叅知政事初帝論右丞阿里叅政梁德珪曰中書政務卿等皆懷怠心又不約束吏曹使選人留滯桑哥雖姦邪然僚屬憚其威政事無不立卿卿等其約所屬不事事者懲之時省臣凡十一人至

何瑋

是以瑋叅知政事瑋曰古者一相專任賢也今宰執員冗政出多門轉相猜忌請損之不從 癸酉太白犯房詔改明年爲元貞元年 十二月太傅知樞密院伯顏卒伯顏深沉有謀畧善斷將二十萬衆伐宋如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還朝未嘗言功卒贈太師追封淮安王謚忠武 戊戌禁侵擾農桑者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三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四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江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元紀六 起乙未至戊戌凡四年

成宗一

劉國傑

元貞元年春正月以劉國傑為湖廣平章政事辰澧地接溪峒宋嘗選民立屯免其繇役使禦諸蠻在澧曰隘丁在辰曰寨兵宋亡皆廢國傑悉復其制又視盜出沒之地置戍三十八所分屯將士以守之由是東盡交廣西亘黔中周湖廣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

辰澧屯戍

密諸諸蠻不能復寇入朝賜玉錦衣旌其功臺臣言
國傑在軍中每傾家貲賞賚將士帝命估償之 二
月丁酉帝如上都 翰林學士承旨留夢炎告老上
以其在先朝言無所隱厚賜遣之

論曰宋亡陳宜中爲相遁去占城不返已無復天
理民彝矣顧又有留夢炎者爲宋狀元宰相俛首
降元甘心臣僕每爲元主所鄙而恬然竊其豢養
曾狗彘之不若宋稱節義最多乃復有此類焉所
謂亂臣賊子無代無之豈科目不足以得人哉

三月乙巳朔安南入貢 壬戌地震 丙寅增置蒙

古學政以肅政廉訪司領之 夏四月癸卯設各路
陰陽教授仍禁陰陽人不得游於諸王駙馬之門
帝以京師米貴益廣世祖之制設三十肆發米七萬
餘石糶之其後每年增糶多至四十萬石行之既久
多爲豪強巧取乃令有司籍貧民戶數驗口給之減
賑糶之直三分之一每歲亦不下二十餘萬石 閏
月丙午爲皇太后建佛寺於五臺山以工部尚書將
作院使董其役以大都保定真定平陽太原大同河
間大名順德廣平十路應其所需 是月蘭州上下
三百餘里河清三日 五月戊寅省臣言阿合馬桑

哥怙勢賣官不別賢否。選法大壞。乃詔麥朮督丁與何榮祖等釐正之。庚辰陞江南諸縣為州。以戶為差。戶四萬五萬者為下州。五萬至十萬為中州。下州官五員。中州六員。凡為中州二十八。下州十五。又以連州戶不及額。降路為州。丙申以伯顏之子買的為僉書樞密院事。太后言其父盡心王室。欲令代其父官。帝以其年尚少。故有是命。是月饒州鎮江常州湖州平江建康常德澧州皆水。六月壬子詔遼陽省進海東青鶻二十四驛。每驛給牛六頭。使者食米豆石。鷹食羊五口。甲寅翰林承旨董文用等進

計辰

世祖實錄 是月陝西旱飢。行省右丞許辰議發廩

盜賊

賑之。同列以未經奏請。不可展。曰。民為邦本。今飢餒若此。若俟命下。無及矣。擅發之罪。吾當任之。遂發粟賑貸。秋七月丁丑。太陰犯亢。御史臺臣言盜賊竊發者眾。由國家寬貸所致。乞命中書立為條格。督責所屬。期至盡滅。制曰可。乙卯詔申飭中外。有儒吏兼通者。各路舉之。廉訪司每道歲貢二人。省臺立法考試。中程者用之。所貢不公。罪其舉者。壬寅詔易江南諸路。天慶觀為玄妙觀。毀所奉宋太祖神主。八月。汴梁安西真定等路旱。平江安豐等路大水。九

通鑑卷一百三十五 元紀
月甲戌帝還大都 庚辰罷寧夏路行中書省併入
甘肅行省 冬十月甲寅江浙行省平章明理不花
陳臺諫非便事臣等議自今御史廉訪司有所按覈
州縣官與本路同鞠路官與宣慰司同鞠宣慰司與
行省同鞠制曰可 十一月甲戌太白經天 玉昔
帖木兒卒 十二月丁卯禁諸王輒召有司官吏時
諸王小薛等部曲率恣橫擾民駙馬蠻子台私殺有
罪有司官吏輒被號召至是詔令非奉旨毋輒加罪
立皇后伯岳吾氏

二年春正月丙戌太白晝見安西王傅鐵赤脫鐵木
兒等復請立王相府帝曰去歲阿難答已嘗面陳朕
以世祖定制諭之今復奏豈欲以四川京兆悉為彼
有邪賦稅軍站皆朝廷所司今姑從汝請置王相府
惟行王傅事 己丑御史臺臣言漢人為同寮者嘗
為姦人摺摭由是不敢盡言請於近侍昔寶赤速古
兒赤中擇人用之帝曰安用此曹其選漢人識達事
體者為之 二月己亥朔中書省臣言陛下御極以
來所賜諸王公主駙馬勲臣為數不輕向之所儲散
之殆盡今繼請者尚多臣乞甄別貧匱及赴邊者賜
之其餘宜悉止從之 庚申自六盤山至黃河立屯

段貞讓

田置軍萬人。丙寅以不忽木為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段貞為平章政事。時不忽木以與同列多異議，久稱疾不出。帝曰：朕知卿疾之故，以卿不能從人，人亦不能從卿也。欲以段貞代卿，如何？不忽木曰：真實勝臣，乃拜不忽木平章軍國重事。辭曰：是職也，國朝惟史天澤嘗為之，臣不敢當。制去重字，而以貞代為平章政事。三月壬申，罷太原平陽路釀進葡萄酒，其葡萄園民恃為業者皆還之。丙子，帝如上都。夏四月，平陽之絳州、台州之黃巖饑，杭州火並賑之。五月戊辰朔，免兩都徭役。辛未，安西王遣使

得體

來告貧乏。帝語之曰：世祖以分賚之難，嘗有聖訓，阿難答亦知之矣。若言貧乏，豈獨汝邪？去歲賜鈔二十萬錠，又給以糧，今與則諸王以為不均，不與則汝言人多饑死，其給糧萬石，擇貧者賑之。是月，河中府之猗氏、電太原之平晉、獻州之交河、樂壽、莫州之莫亭、任丘及湖南醴陵皆水濟寧螟。六月己亥，御史臺臣言官吏受賂，初既辭伏，繼以審覈而有司徇情，致令異辭者乞加等論罪從之。甲寅，頒官吏受賂條格，凡十三等。南臺御史大夫阿瓦老丁言立法貴於輕重得宜，使民不至易犯。今所降條格除枉法外

阿瓦老丁

興

其不在法者自二十兩以下。罪與受一分者同科。似輕重少偏。是月大都真定保定太平常州鎮江紹興建康澧州岳州廬州汝寧龍陽漢陽濟寧東平大名滑州德州蝗大同隆興順德太原雹海南民饑各發粟賑之。秋七月癸酉詔雲南福建官吏滿任者給驛以歸。壬午括伯顏阿木阿里海牙等所據江南田及權豪隱匿者令輸租。敕增江西河南省叅政一員以朱清張瑄爲之授特進上柱國。八月乙巳立捕盜賞格御史臺臣言內地盜賊衆多乞立條格督責所屬期至盡滅乃詔諸人能告捕者強盜一

捕盜

名賞鈔五十貫。竊盜半之。應捕者又半之。皆徵諸犯人無可徵者官給之。時山東東西道廉訪使陳天祥上疏曰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誘之天時宜且勿論如軍旅不息工役游興厚歛煩刑皆足致盜中間保護滋長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彼強梁之徒執兵殺人有司盡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釋之。且脫係累暮即行劫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夫凶殘悖逆性已預定誠非善化所能移惟嚴刑以制之可也。天祥既上疏乃嚴督有司追捕自其所部南至漢江二千餘里多就擒者。九月辛未聖誕

節帝駐蹕安同泊受諸王百官賀 壬申太陰掩南

斗 冬十月甲辰修大都 壬子帝還大都詔職官

坐賊經斷再犯者加本罪三等 贛州民劉六十聚

衆至萬餘建立名號朝廷遣將討之觀望退縮賊勢

益盛江南行省左丞董士選請自往進至興國距其

營不百里命將校分兵守地悉置激亂之人於法復

誅奸民之爲囊橐者於是民爭出自效數日六十就

擒餘衆悉散事平士選遣使奏聞但請黜賊吏數人

而已畧不及破賊事時稱其不伐 十一月己巳兀

都帶等進所譯太宗憲宗世祖實錄帝曰忽都魯迷

失非昭睿順聖太后所生何爲亦曰公主順聖太后

崩時裕宗已還自軍中所紀月日先後差錯又別馬

里思丹砲手亦思馬因泉府司皆小事何足書邪

辛未增海運明年糧爲六十萬石 乙酉樞密臣言

江南近邊州縣宜擇險要之地合羣戍爲一屯卒有

警急易於徵發詔行省圖地形覈軍實以聞 十二

月戊戌立徹里軍民總管府雲南行省臣言大徹里

地與八百媳婦犬牙相錯今大徹里胡念已降小徹

里復占扼地利多相殺掠胡念遣其弟胡倫乞別置

一司擇通習蠻夷情狀者爲之帥招其來附以爲進

禦盜

董士選

增海運

取之地 是年天下諸處多水旱蟲螟及大風損禾
大德元年春正月丙戌昔寶赤等爲叛寇所掠仰食
于官賜以農具牛種俾耕種自給 辛卯以也先帖
木兒爲平章政事張斯立爲叅知政事 二月丙申
蒙陽甸酋長納款來獻方物且請歲貢銀千兩及置
驛傳詔即其地立通西軍民府 甲申諸軍民相訟
者命軍民官同聽之 巳未改福建省爲福建平海
等處行中書省徙治泉州平章政事高興言泉州與
瑠球相近或招或取易得其情故徙之 詔改元大
德赦天下 二月丙子帝如上都 丁亥五臺山佛

李元禮

寺成太后將親往祈祝監察御史李元禮上疏曰古
人有言曰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
係職司者獨宰相得行之諫官得言之今朝廷不設
諫官御史職當言路即諫官也烏可坐視得失而無
一言以裨益聖治萬分之一哉伏見五臺山創建寺
宇工役俱興供億煩重民不聊生伏聞太后臨幸五
臺尤不可者有五盛夏禾稼方茂民食所仰騎從經
過不無蹂躪一也親勞聖體經冒風日徃復數千里
山川之險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及二也天子舉動
必書簡冊以貽萬世書而不法將焉用之三也財不

通鑑卷二百一十五 元紀
天降皆出于民今日支持調度百倍曩時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爲教雖窮天下珍玩供養不爲喜雖無一物爲獻亦不怒今太后欲爲兆民祈福而先勞聖體使天子曠定省之禮五也伏望回轅中道端處深宮上以循先皇后之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誠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自至矣臺臣不敢以聞其後侍御史萬僧與中丞崔彧有隙取元禮章封入奏之曰崔中丞私比漢人李御史爲大言謗佛謂不宜建寺帝大怒敕完澤不忽木鞫之完澤曰往吾亦嘗以此諫太后曰我非喜

王忱

建此寺蓋先帝嘗許爲之非汝所知也不忽木曰他御史懼不敢言言者惟一元禮可賞也完澤等入言之帝沉思良久曰御史言是也乃罷萬僧復元禮職初司程陸信等董建寺之役驅迫民夫數千冒險入山谷伐木運石死者萬餘人河東廉訪使王忱乘太后幸五臺因言建寺本以福民今福未及而害已甚恐非朝廷意也太后聞之爲減其役仍賜恤死者之家夏四月癸巳朔日食丙申中書省御史言阿瓦老丁及崔彧條陳臺憲諸事臣等議乞依舊例御史臺不立選其用人則於常調官選之惟監察御

史首領官令御史臺自選各道廉訪司必擇蒙古人爲使或闕則以色目世臣子孫爲之其次叅以色目漢人又合刺赤阿速各舉監察御史非便亦宜止於常選擇人各省文案行臺差官檢覈宿衛近侍奉特旨令臺憲擢用者必須明奏然後任之行臺御史秩滿而有效績者或遷內臺或呈中書省遷調廉訪司亦如之其不稱職者省臺擇人代之未歷有司者授以牧民之職經省臺同選者聽御史臺自調中書省或用臺察之人亦宜與御史臺同議各官府憲司官毋得輒入體察今擬除轉運鹽使司外其餘官府悉

銓選

崔良知

依舊例制曰可 五月丙寅河決汴梁發民三萬餘人塞之 六月甲午諸王也里于遣使乘驛祀五嶽四瀆命追其驛券仍切責之以湖廣行省叅政崔良知廉貧特賜鹽課鈔千錠 秋七月丁亥河決杞縣蒲口先是河決汴梁發丁夫三萬塞之至是蒲口復決乃命廉訪使尚文相度形勢爲久利之策文言河自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視水高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隄水視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於北約八九尺隄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東走歸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

隄之下復合正流或疆逼之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
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性築長隄以禦汎溢歸德
徐邳之民任擇所便避其衝突被害民戶量給河南
退灘地以爲業異時決他所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
良策也蒲口不塞便帝從之會河朔郡縣及山東憲
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鱉之區塞之便帝
復從之是後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而水北
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 八月丁巳祆星出奎 九
月壬午帝還大都 冬十月欽察都指揮使牀兀兒
攻破八鄰之地還擊海都軍敗走之八鄰之地時爲

牀兀兒

海都所據牀兀兒帥師於金山進攻之其將怙良臺
阻答魯忽河而軍伐木柵岸以自庇士皆下馬跪坐
持弓矢以待牀兀兒奮師馳擊大破之盡得其人馬
廬帳還次阿雷河與海都援將孛伯遇牀兀兒麾軍
渡河蹙之孛伯敗走僅以身免 以吳元珪爲吏部
尚書時選曹銓注多有私其鄉人者元珪曰此風不
可長蜀黨朔黨之興宋之所由衰也自視事請謁悉
皆謝絕 十一月戊辰增太廟牲用馬 丁丑大都
路總管沙的坐贓當罷帝以故臣子特減其重罪俾
仍舊職崔彥言不可復任帝曰卿等與中書省臣戒

吳元珪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宋紀 十一
之若後復然則置之死地矣。十二月戊戌中書省
臣言世祖撫定江南沿江上下置戍兵三十一翼今
無一二懼有不虞帝曰與樞密議之。閏月壬戌詔
諸軍戶賣田者由所隸官給文券。甲子福建平章
高興言漳浦縣大梁山產水晶乞割民百戶采之帝
曰不勞民則可勞民勿取。是歲虞集至京師以大
臣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尋除國子助教所至以師
道自任。

虞集

二年春正月壬辰詔以水旱減郡縣田租十分之三
傷甚者盡免之老病單弱者差稅並免三年禁諸王
公主駙馬受諸人呈獻公私田地及擅招戶者。二
月丙子帝諭中書省臣曰每歲天下金銀鈔幣所入
幾何諸王駙馬賜與及一切營建所出幾何其會計
以聞右丞相完澤言歲入之數金一萬九千兩銀六
萬兩鈔三百六十萬錠然猶不足於用又於至元鈔
本中借二十萬錠自今敢以節用爲請帝嘉納焉罷
中外土木之役。乙酉帝如上都詔廉訪司作成人
材以備選舉詔諸郡凡民播種怠惰及有司勸課不
至者命各道廉訪司治之。丙子以張九思梁德珪
並爲平章政事初太子真金卒朝議欲罷詹事阮九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元紀
思時爲詹事丞抗言曰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正所以輔成道德者奈何罷之尋進拜中書左丞德珪一名梁諸都刺世祖時叅知政事治事有敏才京師地震世祖怪州郡報囚之數過多德珪曰當國者急於徵索蔓延收繫以致此爾帝悟爲赦中外逋負尋拜右丞 開鐵幡竿渠召郭守敬至上都議之守敬曰頻年山水暴下非大爲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其言爲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没人役廬帳幾犯行殿帝謂省臣曰郭太史神人也惜其言不用爾 三月庚寅

以兩淮間田給蒙古軍 壬子詔加封東鎮沂山爲元德東安王南鎮會稽山爲昭德順應王西鎮吳山爲成德永靖王北鎮醫巫閭山爲貞德廣寧王歲時與嶽瀆同祀著爲令式 夏四月江南山東江浙兩淮燕南屬縣百五十處蝗 五月壬辰以何榮祖爲平章政事 六月庚申御史臺臣言江南在宋時行兩稅法自阿里海牙下湖廣罷宋夏稅用內郡例改科門攤每戶一貫二錢蓋是夏稅增鈔五萬餘錠至是宣慰張國紀復請科夏稅與門攤併徵湖湘重罹其害御史臺以爲言詔趣罷之尋復改門攤爲夏稅

劉賡

滄海運

距

而併徵之每戶計三貫四錢之上視江浙江西為差
 重云是月山東河南燕南山北遼東大寧等處蝗
 秋七月癸巳汴梁等處大雨河決漂歸德數縣田廬
 禾稼詔免田租一年遣尚書邢懷御史劉賡等塞之
 自蒲口首事凡築七十六所 壬寅召高麗王諫入
 朝高麗王距既傳國於其子諫有言諫僭設司空司
 徒等官而又擅殺其臣金呂中書請詔諫入朝因留
 不遣復以距為高麗王 江西江浙水 八月壬戌
 太陰犯箕 九月丙申帝還大都庚戌減中外冗員
 冬十月甲寅朔增海漕米為七十萬石 十一月

馮里吉思
死節

庚寅罷雲南行御史臺置肅政廉訪司壬寅以中書
 右丞王慶端為平章政事 十二月戊午太白經天
 辛未增置各路推官專掌刑獄上路二員下路一
 員詔諸逃軍復業者免役三年 甲戌彗出于孫星
 下 辛巳命廉訪司歲舉所部廉幹者各一人是歲
 課三十取一 是歲諸王將帥共議備邊事咸曰敵
 往歲不冬出且可休兵于境駙馬高唐王闊里吉思
 獨嚴兵待之冬敵果大至闊里吉思三戰三克乘勝
 逐北馬躡為敵所執誘使降不屈又欲妻以女闊里
 吉思毅然曰我天子婿也非天子命而可再娶乎竟

通鑑卷一百三十四
元紀
不屈死焉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四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五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元紀七 起己亥至壬寅凡四年

成宗二

大德三年春正月己丑中書省臣以天變屢見請依故事引咎避位帝曰此漢人所說耳豈可一一聽從邪卿但當擇賢者任之耳時翰林學士闍復亦因星變上書陳數事且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之貴以徵租受杖非所以勵廉隅江南公田租太重宜減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元紀
以貸貧民多采用之。庚寅詔遣使問民疾苦除本
年內郡包銀俸鈔免江南夏稅十分之三增給小吏
俸米置各路惠民藥局擇良醫主之。命中書省自
今后妃諸王所需非奉旨勿給。辛卯浙西肅政廉
訪使王邁犯賊罪託權幸規免命御史臺鞠治之。
癸巳以答刺罕哈刺孫爲中書左丞相帝問聞復
曰中書左相難其人卿試舉所知誰可任者復以哈
刺哈孫對遂由江浙左丞相召入用之。二月癸丑
朔帝如柳林。丁巳完澤等奏銓定省部官以次引
見帝諭之曰汝等事多稽誤朕昔未知其人爲誰今

旣閱視且知姓名其洗心滌慮各恭乃職復蹈前失
罪不汝貸。庚辰帝如上都。三月癸巳遣補陀僧
一山使日本詔曰有司奏陳向者世祖皇帝嘗遣補
陀禪僧如智及王積翁等兩奉璽書通好日本咸以
中途有阻而還爰自朕臨御以來綏懷諸國薄海內
外靡有遐遺日本之好宜復通問今如智已老補陀
寧一山道行素高可令往諭附商舶以行庶可必達
朕特從其請蓋欲成先帝遺意耳至於惇好息民之
事王其審圖之先是江浙平章政事也速答兒復勸
帝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因其俗奉佛遂遣一山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 二
齋詔往使而日本竟不至 甲午命何榮祖等更定律令帝諭榮祖曰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既而書成上之且言臣所釋者三百八十條一條有該三四事者帝曰古今異宜不必相沿詔元老大臣聚聽之未及頒行而榮祖卒 夏四月己未太陰犯上將丙寅填星犯輿鬼大陰犯心 庚午申嚴江浙兩淮私鹽之禁 五月壬午罷江南諸路釋教總統所 庚子復立征東行中書省高麗王珙既復爵既而使臣自其國還者言珙不能服其衆乃復立征東行省以福建都元帥闕里吉思爲平章政事共理之 六月戊

午申禁海商以人馬兵仗往諸蕃貿易 壬申歲星晝見 秋七月庚辰中書省臣言江南編民五十餘萬悉爲楊璉真伽冒入寺籍爲佃戶宜加釐正從之 丙申揚州淮安屬縣蝗在地爲鶩啄食飛者以翅擊死詔禁捕鶩 八月己酉朔太史言是日巳時當日食二分有奇至期不食衆懼保章正齊復謙曰當食不食在古有之矧巳時近午陽盛陰微故當食不食遂考唐開元以來當食不食者凡十事以聞 是月汴梁大都河間水隆興平灤大同宣德等路雨雹 九月壬辰流星色赤尾長丈餘其光燭地起自河

鼓沒於牽牛之西有聲如雷 巳亥帝還大都 冬
 十月壬子冊伯岳吾氏為皇后后名十魯罕元貞初
 立為后至是授冊寶 十一月庚辰置浙西平江河
 渠開堰凡七十八所 巳亥杭州火江陵路蝗並發
 粟賑之 十二月丙寅詔各省戍軍輪次放還二年
 供役 癸酉以阿魯渾薩里為平章政事初帝撫軍
 北邊數召阿魯渾薩里不往世祖遣奉皇太子寶僅
 一至及即位語之曰朕在潛邸誰不願侍朕者惟卿
 數召不往真得大臣體自是召對不名賜坐視諸侯
 王嘗語左右曰若全平章真全材也命復入中書阿

阿魯渾薩里

海山備選

里渾薩里父別名萬全故以全為氏云 命兄子海
 山鎮漠北海山帝兄答剌麻八剌之長子帝以寧遠
 王濶濶出總兵北邊怠于備禦命海山即軍中代之
 省民出公田租時公田為民害而荆湖尤甚部內
 實無田隨民所輸租取之戶無大小皆出公田租雖
 水旱不免荆湖官慰使立智理威上民所不便十餘
 事於朝而言公田尤切廷議遣使理之會有詔凡官
 無公田者始給以俸民力少蘇焉 以吳元珪為工
 部尚書時河朔連年水旱五穀不登元珪言春秋之
 義以養民為本凡用民力者必書蓋民力息則生養

立智理威

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宰相嘉其言。土木之工稍息。

四年春正月丙申。申嚴京師。惡少不法之禁。犯者黥刺。二月丁未。朔日食。丙辰。皇太后弘吉刺氏崩。后有賢德事。昭曆順聖皇后。執婦道甚謹。及尊爲太后。置徽政院長。其財賦院官有受獻。湘西田七百頃者。籍於位下。后曰。我寡居。婦人衣食自有餘。况江南率土。皆國家所有。曷敢私之。即命盡易院官之受獻者。后之弟欲因后求官。后拒之曰。勿以累我也。崩謚徽仁裕聖皇后。乙亥。帝如上都。二月乙未。寧國

太平兩路旱。以糧二萬石賑之。夏四月戊午。叅政張順孫及其弟珪等伏誅于隆興市。順孫初爲新淦富人。胡制機養子。後制機自生子而制機死。順孫利其貲。與珪謀殺其子。賂郡縣吏。獲免。其僕胡忠訴主之寃于官。乃誅之。其貲悉還胡氏。以不蘭奚爲平章政事。五月癸未。帝諭集賢大學士阿魯渾撒里等曰。集賢翰林乃養老之地。自今諸老滿秩者。陞之。勿令輒去。或有去者。罪將及汝。其諭中書知之。緬人僧哥倫作亂。緬王執其兄阿散哥也。尋釋之。阿散哥也乃率其黨囚王於豕牢。因弑之。王次子奔憇京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元紀 五
師詔遣薛超兀兒等率行省兵二千人討之 六月
丁巳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不忽木卒初世祖
每聞不忽木之言必嘆曰恨卿生晚不得早聞此言
然亦吾子孫之福臨終以白璧遺之曰他日持此以
見朕也不忽木雖歷顯要而家素貧卒無以葬賜鈔
賻之贈魯國公謚文貞 秋八月癸卯朔更定蔭叙
格正一品子爲正五從五品子爲從九餘以是爲差
蒙古色目人特優一級 庚申緬國阿散吉牙等昆
弟赴闕自言殺主之罪罷征緬兵 閏月庚子帝還
大都 九月戊午太白犯斗壬戌太陰犯輿鬼建康

窮兵

常州江陵饑民八十四萬九千六十餘人給糧二十
三萬餘石 冬十月癸酉朔有事于太廟 十一月
壬寅朔詔頒寬令 十二月庚寅遣雲南行省左丞
劉深將兵擊八百媳婦完澤因劉深之言勸帝曰世
祖以神武一海內功蓋萬世今陛下嗣大歷服未有
成功以彰休烈西南夷有八百媳婦未奉正朔請往
征之哈刺哈孫曰山嶠小夷遼絕萬里可諭之使來
不必遠屢兵力不聽竟發兵二萬命深及哈刺帶等
將之以往御史中丞董士選亦言不當輕信一人妄
言而寘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變色曰事已成卿勿復

言麾之出

五年春正月庚戌給征八百媳婦軍鈔計九萬二千餘錠 壬子御史臺臣言官吏犯賊避罪逃匿者宜同獄成雖經原免亦加降黜庶奸偽可革從之 罷征東行省先是征東行省平章闕里吉思言高麗王擅署官府及僭用天子禮儀器物况官冗民稀刑罰不一若止依本俗行事實難撫治帝遣刑部尚書王泰亨等往釐正之既而高麗王距言設行省監制其國不便帝亦以闕里吉思不能和輯高麗遂罷行省徵之還 二月己卯以劉深哈刺帶並為中書右丞

置中國官于高麗非便

鄭祐為叅知政事

丁亥立征八百媳婦萬戶府二

設萬戶四員

丁酉帝如上都

三月丁卯熒惑犯

填星已巳熒惑填星相合

夏四月壬午調雲南軍

征八百媳婦

五月商州隕霜殺麥

壬戌雲南土

窮兵喪師

官宋隆濟叛時劉深等取道順元遠冒煙瘴未戰士卒死者已什七八驅民轉餉谿谷之間一夫負粟八斗率數人佐之數十日乃達死者亦數十萬人中外

貪黷

騷然而深復令雲南調民供餽及脅求水西土官之妻蛇節金三千兩馬三千匹隆濟因給其眾曰官軍徵發汝等將悉剪髮黥面為兵身死行陣妻子為虜

衆惑其言遂叛 丙寅詔雲南行省自願征八百媳婦者二千人給貝子六十索 六月丙戌宋隆濟寧苗佬紫江諸蠻四千人攻楊黃寨殺掠甚衆 壬辰宋隆濟進攻貴州知州張懷德力戰敗死遂圍劉深于窮谷中梁王闌闌兵救之賊衆稍却 秋七月戊戌朔晝晦暴風起東北雨雹兼發江湖汎溢東起通泰崇明西盡真州民被災死者不可勝計以米八萬七千餘石賑之浙西積雨汎溢大傷民田詔役民夫二千人疏導河道俾復其故 八月甲戌遣薛超元等兵伐金齒諸蠻時征緬師還爲金齒所遮士多戰

張懷德死
戰○梁王
潤潤

死金齒地連八百媳婦諸蠻相效不輸稅賦賊殺官吏故皆征之 庚辰詔遣官分道賑恤凡獄禁繫囚累年疑不能決者令廉訪司具其疑狀申呈省臺詳讞仍爲定例各路被災重者免其差稅一年貧乏之家計口賑恤尤甚者優給之 庚子彗出井歷紫微垣至天市垣凡四十六日 九月丙辰江陵常德澧州旱並免其門攤酒醋課 乙酉彗滅海都與篤哇諸部大舉入寇海山躬督狀兀兒等五軍合擊大破之阿失射篤哇中膝號遁去海都不得志引還旋亦死 放稱海守倉庫軍還令其以次更代 薛超兀

將校受賂

兒等兵攻阿散哥也不花引還言賊降在旦夕高慶受其賂首倡為還計是以無功詔遣官鞠之得薛超元兒以下將校受賂狀詔誅慶察察罕不花薛超元兒等遇赦削奪官爵為庶人 冬十月丙辰朔以畿內歲饑增明年海運糧為百二十萬石 壬午帝還大都丙戌以歲饑禁釀酒弛山澤之禁聽民捕獵十一月己亥詔論中書近因禁酒聞年老需酒之人有預市而儲之者其無饑具者勿問 丁未遣劉國傑率師討宋隆濟及蛇節時劉深兵敗帝始悔不用哈刺哈孫及董士選之言乃遣劉國傑及楊賽因不

增海運

花等率四川雲南湖廣各省兵分道進討諸蠻別勅梁王提兵應之軍中機務一聽國傑處分 是月減直糶米賑京師貧民設肆三十六所其老幼單弱不能自存者廩給 十二月甲戌歲星犯司怪 是歲各路螟蝗水旱不一 六年春正月乙巳中書省臣言廣東宣慰副使脫歡察兒收捕盜賊屢有勞績近廉訪司劾其私置兵仗擅殺土寇等事遣官鞠問實無私罪乞加獎諭命賜衣二襲 罷朱清張瑄官二人父子致位顯要宗戚皆累大官田園館舍徧天下巨艘大舶交諸番中廩

藏倉庾相望車馬填塞門巷僕從佩金虎符爲萬戶千戶者累數十人江南僧石祖進據其不法十事上聞時中書省臣亦言二人屢致人言宜罷其官詔御史臺詰問尋誅之帝語臺臣曰朕聞江南富戶侵占民田以致貧者流離轉徙卿等嘗聞之否臺臣言曰富民多乞護持璽書依倚以欺貧民官府不能詰治宜悉追收爲便命即行之毋越三日 乙卯詔軍官除邊遠出征其餘遇祖父母父母喪依民官例立限奔赴 宋隆濟累攻圍貴州不解劉深等糧盡道梗不通遂引兵還隆濟復率衆邀之輜重委棄士卒殺

窮兵

陳天祥

傷殆盡南臺御史中丞陳天祥上書諫曰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爲利不取不足以爲害而劉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橫自恣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既不能制亂反爲亂衆所制食盡計窮倉皇退走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四省之兵使劉二拔都總督以圖收復湖南湖北大發運糧丁夫衆至二十餘萬况當農時驅此愁苦之人往廻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比聞從征敗卒言西南諸夷皆重山複嶺陡澗深林其窄隘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高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亦難

施爲。或諸蠻遠遁阻隘。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將不戰自困矣。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緬。諸夷。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計其所費。可勝言哉。去歲西徃。及今此舉。何以異之。乞早正深罪。仍下明詔。招諭彼必自相歸順。不須遠勞。王師與小醜爭。一旦之勝負也。今爲之計。宜駐兵近境。多市軍糧。內安外固。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苟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詳審成敗。筭定而行。彼諸蠻皆烏合之衆。必無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讐怨。待彼有可乘

之隙。我有可動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懷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濟。功乃易成。若復舍恩任威。深蹈覆轍。恐他日之患。有甚於今日者也。不報。遂謝病去。二月丙戌。罷征八百媳婦。右丞劉深等官收其符印驛券。癸巳。帝有疾。釋京師重囚三十八人。命侍御史王壽奉香。江南徧祠嶽鎮海瀆。密旨去歲風水爲災。百姓艱食。凡所經過。採聽人對使。還具奏民之利病。繫於官吏善惡。在今宜選公廉材幹。存心愛物者。專撫字。剛方正大。深識治體者。居風憲。天灾代有。賑濟以時。無勞聖慮。惟是豪右之家。

王壽

可恨

仍據權要當罷其職處之京師以保全之此長久之道也初壽與臺臣奏宰相內統百官外均四海位尊任重不可輕假非人三代以降國之興衰民之休戚未有不由相臣之賢否也世祖初置中書省以忽魯不花塔察兒線真安童伯顏等爲丞相史天澤劉秉忠廉希憲許衡姚樞等實左右之當時稱治比唐貞觀之盛迨至阿合馬郝禎耿仁盧世榮桑哥忻都等壞法黷貨流毒億兆近者阿忽台伯顏八都馬辛阿里等專政煽惑中禁幾搖神器君子小人已試之驗較然如此臣願推愛君思治之心邪正互陳成敗對

激變

舉庶幾上悟天衷懲其既往知所進退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三月丁酉以旱溢爲災詔赦天下大都平灤被災尤甚免其差稅三年其餘災傷之地已經賑恤者免一年今年內郡包銀俸鈔江淮以南夏稅諸路鄉村人戶散辦門攤課程並蠲免之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及武定威楚普安諸蠻因蛇節之亂皆以供輸煩勞爲辭乘釁起兵攻掠州縣焚燒堡砦遣也速解兒等將兵會劉國傑討之時國傑方討順元蠻不及來會也速解兒等率師分道並進次第平之夏四月戊子帝如上都五月戊申太廟寢殿災

六月癸亥朔日食太史院失於推筭詔議其罪
甲子建文宣王廟于京師先是京師未有孔子廟而
國子寓于他署至是左丞相哈刺哈孫奏始建立之
秋七月癸巳朔熒惑鎮星辰星聚井 辛酉以江
浙行省叅知政事忽都不丁爲中書右丞 八月乙
丑熒惑犯歲星壬午太白犯軒轅 九月巳酉龍興
民訛言括童男女至有殺其子者命捕爲首者二人
誅之始息 冬十月丙子帝還大都 十一月甲午
劉國傑裨將宋光率兵大敗蛇節賜衣二襲仍授以
金符辛亥詔江南寺觀凡續置民田及民以施入爲

名者並輸租充役 十二月辛酉御史臺臣言自大
德元年以來數有星變及風水之災民間乏食陛下
敬天愛民之心無所不盡理宜轉災爲福而今春霜
殺麥秋雨傷稼五月太廟災尤古今重事臣等思之
得非荷陛下重任者不能奉行聖意以致如此若不
更新後難爲力先令中書省與老臣識達治體者共
圖之復請禁諸路釀酒減免差稅賑濟饑民帝皆嘉
納命中書即議行之 庚辰命中書省更定畧賣良
人罪例

宋通鑑卷一百三十五

三

